

南宋文範

和16  
34/  
4



南宋文範卷十二目錄

奏疏

論三鎮疏

許翰

條畫四事劄子

宗澤

乞都長安疏

宗澤

乞母割地與金人疏

宗澤

論宗澤劄子

許景衡

論救李光程瑀疏

許景衡

應詔論事劄子

張守

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

張守

論修德劄子

張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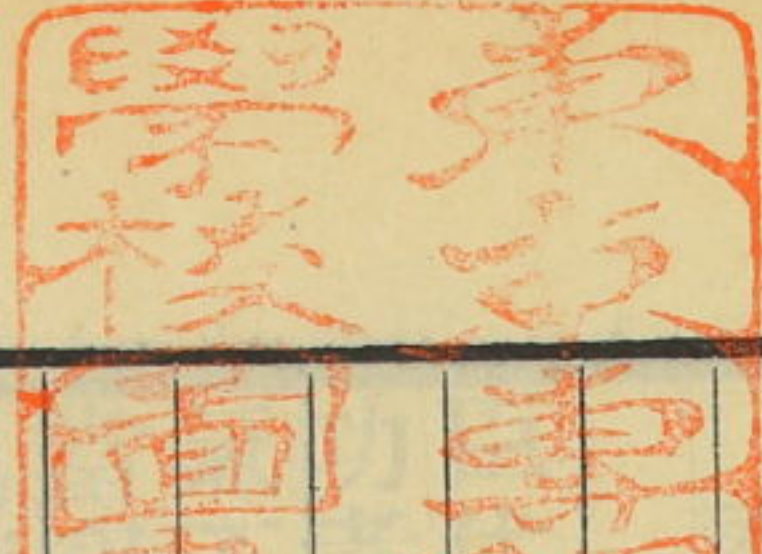
奏論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轉運副使不當狀

汪藻

論守禦大計狀

李光

利  
294  
4



新錢  
有物

論時政得失疏

論役法劄子

論防江民兵劄子

趙鼎 趙鼎 趙鼎

南宋文範卷十二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論三鎮疏

許翰

臣伏見王師之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蓋未有能以疑事成  
 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心不一則士卒之  
 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誠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  
 當究為和為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  
 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為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敗  
 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厲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於中此其所  
 以為英雄者也陛下欲決和議則臣願陛下取太史公記之卿傳  
 覽其反覆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  
 勢已斷西北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計不過謀  
 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為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

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邱墟遂陷于敵後世有王導謝安之才則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見也盜入陵寢取一坏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爲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猶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爲太祖卽位以來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爲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敵在掌握縱而不取使之益張若之何而以太祖爲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議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敵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漕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扼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卻但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以亾何以取勝凡今爲和議苟取目前之無事然亦未可必也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順寇則寧南向作賊死爲中國鬼使三鎮之眾發憤怨對人爲寇攘非小變也故姑

息目前亦未易得況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稅駕歟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有十夫子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艱哉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周世宗初卽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眾入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說近种師道爲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劫寨之法不用大兵當小擾之師自蹂藉而後可乘又地勢橫入江河中度兵隘橋此利誘使出戰不利以兵入鬪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失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大來遂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與敵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效異者何

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寇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強受之以和故寇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患欲爲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以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寇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國不保數年之安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臣章使有司定議

條畫四事劄子

宗澤

臣聞情生于愛愛生于見見生于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己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懋其功也賞其順己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於己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己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于喜怒哀怒出于逆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鈍大有爲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哀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知其非私喜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

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于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哉彼賊虜橫肆凶暴侵犯我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至于應酌萬機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臣聞人君職在論相昔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皋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于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于眾始能使眾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彌縫變理鎮撫表正但仰成于朝而已高宗得傳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於稠人廣眾中不以親疏不以遠近不以夢不以卜虛心考驗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眾志交修不違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

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勿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臣伏聞李絳見憲宗於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摘其尤者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儉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亾夫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獎勵尙恐不至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旒纒蔽其聰明所以見天下之是非開天下之情僞者蓋用諫官代爲耳目俾姦邪讒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卽位嘗賞孫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邇弗殖捨己從人樂

取諸人以爲善固無可諫者至于臣下懷姦藏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廣其聞見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臣聞天下之事爲於可爲之時則成爲於不可爲之時則敗成敗之機閒不容穊是以古人有時哉不可失之語恭惟陛下繼離之照法乾之剛故見幾而作炳果斷而罔後艱成敗之幾不出昭回之鑒臣復何言臣誠心祇思徇國久荷眷遇臣非木石能不自知然臣每見事有當行請之必力言旣拙直勢甚孤危願陛下察臣之衷力賜保祐使全骸骨以盡餘年臣之悃誠言不盡意

乞都長安疏

宗澤

聖宋都汴城垂二百年天下未嘗有犬吠之警靖康初年金賊兩犯京闕兵將失守遂致二聖播遷臣子言之可爲痛哭陛下纂承大統卽位南京顧非不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都人士庶之望幸也時金賊退師之初大姦擅國之後或慮舊染未俊包藏不測固將有所待也臣區區愚衷每輒過計竊以京師者諸夏之本根素

號四通八達之都舟車輻湊民物浩穰方天下無事而居之實萬世之長利也今賊虜猖獗動至畿甸恐議者慮今秋長驅南來不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既已殘破大名稍近賊境必曰南都不可矣若以其俯臨清汴緩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虎踞龍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金陵之名亦漢祖柏人之意安可不避況鑾輿若南則二聖無復還宮中原豪傑角立蠶起天下四分五裂晉元帝渡江之事安可不戒臣以為陛下不遷都則已若必欲遷都莫若長安昔關中為用武之國漢魏隋唐以來悉都于是據河為池踐華為城潼關武關阨其隘天下形勢孰若關中勝自關以西沃野千里昔謂之陸海東有郇瑕兩池之產西連巴蜀四川之饒天下財賦孰若關中富古人謂山西出將崆峒之武陝西五路喉控西夏人人習於行陣勇於攻戰天下之兵孰若關中勁秦隴階文以至黎雅道通諸夷歲市馬萬數而鳳翔沙苑皆有監牧孳生甚眾唐張萬歲固嘗領其事天下之苑孰若關中多關陝諸

州城高池深皆可以守而長安之城比之諸路尤號金湯之險天下城池孰若長安固昔婁生嘗說漢高祖都長安以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信不誣也議者或言長安雖古帝王所都然宮室未備百官有司造第不足臣謂陛下若崇節儉則土階三尺亦可況長安古今都會官府宏大崇室廣廡蟬聯翼布實足以駐聖駕而諸司宮宇之多自可備扈從百司之居若陛下選大將提大兵自河北河東兩路並進而深入擣得金賊巢穴以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賊必不能西向潼關中原豪傑盡樂為陛下用內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既定東還京師亦不晚矣臣狂愚言不足採惟陛下留神而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毋割地與金人疏

宗澤

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奕世聖人繼繼相承增光其貫之天下也陛下為天眷佑為民推戴人紹大統固當

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奈何輕聽姦邪附敵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淵聖皇帝有天

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眾自金人再犯未嘗命一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曰征曰戰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辭之卑惟禮之厚惟敵言是聽惟敵求是應因循逾時終致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天下臣子弗與仇方俱生之日也臣意陛下卽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膽播赦文於河東西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晉東遷既覆之轍耳是欲裂王者大一統之緒爲偏霸耳爲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也旣是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之心禡天下忠義之氣俾河之東西陝之蒲解皆無路爲忠爲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臣衰老不勝感憤激切之至

論宗澤劄子

許景衡

臣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澤之爲人及其爲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不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緣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于輕發未盡識國家事體耳又未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爲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鉏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以爲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不才之故使當時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來只校其末節小疵便以爲罪而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爲過矣況澤昔在河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參幕



府宣力爲多今尹天府其績效又彰彰如此則其所爲終始亦可考矣而議者獨不能稍優容之其不恕亦甚矣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逐澤則當別選留守不識今之搢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于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授交割尙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失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才難全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爲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有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爲宗廟社稷下爲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戎治民之功天下幸甚臣無任懇切拳拳之至取進止臣所論宗澤事本欲請對敷奏緣臣所患未安所以先次封進上勤聖覽伏望獨斷力賜主張其留中及付外廷並取聖裁

論救李光程瑀疏

許景衡

臣竊見近年以來臣下阿比務爲壅蔽凡政事之缺失生民之疾苦皆不得聞于朝廷所以養成前日之禍伏自陛下卽位首開言

路以通下情故侍從臺諫官獻忠請對者無日無之而陛下優容開納見於玉色此誠二帝三王之用心也天下幸甚近者李光言事上忤威顏已降指揮落職與小郡昨日又聞李光程瑀並送小處監當臣竊惟李光程瑀皆以忠鯁直言陛下擢置在言路先後建白皆蒙施行識者方慶陛下得人以爲宗社之福今日偶緣思慮不審所論未契聖心陛下憐其愚直諒其無他故李光與郡而程瑀爲郎既正典刑斯亦足矣忽有後命竄之遐方聞者愕然莫不震駭以爲陛下初政乃是求言納諫之時孜孜詢訪委曲涵容猶恐人不敢言若一旦震怒併逐言者則是杜絕忠義之口今後雖有見聞誰復敢言邪況今元元困悴未被膏澤敵勢猖獗太原圍閉政事尙多闕失小人敢肆欺罔正賴臺諫敢言指其奸謀以杜禍亂之萌奈何偶因論議過差遽投諸荒裔邪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蓋言舜于聽納之際善則揚之惡則隱之不加罪也至于鯁亮有守見于已試者不獨不加罪深宜爲朝廷

惜之今李光程瑀一介小臣似不足惜而臣所惜者在于朝綱之不振忠義之難得言路之梗塞也伏望聖慈上念祖宗優容言者之意深鑒近年壅蔽之失三復帝舜隱惡揚善之言曲賜開宥二人者特免遠竄之罪李光乞祇依近降與郡指揮而程瑀亦乞與郡於以養忠臣義士敢言之氣以爲宗社無窮之計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臣職在論思獨有所見不敢隱默然僭瀆之罪臣當萬死惟陛下赦之取進止

應詔論事劄子

張守

臣某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卻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閒遐邇務聞至言窺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庭不當枝詞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必謂敵人既遁當

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倘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謂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也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緩懷去冬敵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成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于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脈相通號令相聞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眾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

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碁布三路朝廷號令經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于朝廷優假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旣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石悉出于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爲患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于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悉歸漕司仍與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糧旣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將殿最歲終遣官覈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旣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

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齊可以折箠而答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輕中國向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曩歲之易也今旣挫衄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於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略臣熟計之猶爲末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也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此二端之爲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

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才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而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洽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取進止

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

張守

臣準本臺牒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畫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事聞者臣伏觀朝廷措畫防秋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為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敵至官吏遁逃則敵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為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綿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干戈未靜誠亦難

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拓以為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敵由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足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于楚泗若由京西而來則當禦于廬壽光濠以拒其衝次于蘄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參以民兵相地形之險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候豫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大江之險而能卻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強弱眾寡蓋不論也苻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可謂強矣晉合謝玄兵纔八千乃絕淝水決戰而勝之今使敵由京東西淮南為南渡之計則當效東晉之拒苻堅然後為得也曹操入荊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強矣吳遣周瑜纔精兵三萬逆戰于赤壁而勝之今使敵

由漢江荆南上流爲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拒曹操然後爲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爲進取之謀竊恐未爲得策又況敵人長技惟恃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于上流誠爲至計若廬壽光濠楚泗蕪黃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擊于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眾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督厲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連接左右應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眾寡必正軍法然後此弊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等極至放罷竊恐他日敵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遠返于中途或無功而徘徊于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極于

尊崇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遛無功之人蓋緣朝廷已前號令不明失于申警聊示寬恩以責後效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翫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論修德劄子

張守

臣近緣奏對論及金人深入陝右伏蒙聖諭謂自古人君要須修德豈有專恃殺戮而能長久者大哉帝王之言也臣退竊歎仰陛下深識遠慮邁古帝王故敢復進修德之說伏以國家自金人犯順憑陵中都殘破郡邑兵不用命非敗則潰自崇寧以來不獨軍政不修賞罰失當亦導諛近習蔽欺以敗主德卒致禍亂宗社危于累卵賴陛下勃興神器有屬薄海內外延頸望治然自今春以來金人所破甚于前日唐鄧均房陳蔡汝許青齊淄濰同華秦隴

長安鳳翔西京河陽鄭州等處皆被焚掠雖熙河涇原仰憑天威連獲勝捷而敵踞河陽猶未退舍近者又聞韓世忠兵輒亦敗衄夫以陛下留神軍政信賞必罰而世忠名將統領精銳未能成尺寸之功主憂臣辱計無所出臣竊意其天未悔禍患毒未已而又去冬徂春雨雪過多入夏已半暑氣未壯陽微陰盛灼見不疑災變之頻必有所自恭惟陛下以聰明神武應天順人宗廟社稷之所爲主四方萬里之所託命者陛下一人而已更願上思宗社之重下念生靈之艱痛憤敵國之恥修德以格天意庶幾信順獲助天人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蓋言德足以服四夷也昔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號于旻天負罪引慝祗事瞽瞍誕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舞非伐叛之謀壘非決勝之計卒能服之者修德故也伏望陛下以虞舜文王嘗試之效爲心寢食起居二聖是念屏聲色遠佞人容直言恤民隱日慎一日至誠不倦自然

德盛而日新率土雖遙自然心悅而誠服傳曰動民以行不以言

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則人助之應天以實則天助之人助則用命天助則降康將何求而不得區區之愚念此至熟惟陛下采納取進止

汪藻

臣竊惟國家自軍興以來紀綱日失其序陛下赫然中興凡民物之利害官吏之黜陟法令之當否所恃者郡守監司郡守休戚止于一州監司實通一路苟非其人產禍召亂有不可勝言者今兩浙密邇行在蓋一時根本之地新經兵火郡縣瘡痍大半未復議者謂朝廷必留意監司慎擇人才非他路比及除目之出乃用呂源姜仲謙是二人者其操行汗濁略同一旦並制選除且同爲一路以此士論沸騰相視竊笑茫然莫知其端臣謹按呂源升卿之子家富于財專以苞苴交結權倖爲進身之資初自常調結林靈

素孟昌齡而得監司未幾罷黜復結王黼而得舊物黼敗人爲源  
危之方是時李邦彥當國知趙子崧者邦彥所厚之客也遽以女  
妻子崧之子厚其奩具卽除軍器少監意猶未已遂傾貲結梁師  
成無何除職帥廣西及賜對便朝一日而獲恩數者八進職進官  
進賜名錫章服父贈待制所生母封夫人諸弟補官之類皆人臣  
非常之恩蓋師成極力薦援稱其所賂而爲之報也比者源被召  
赴闕士大夫謂朝廷必深知其所爲且斥而不用矣曾未閱月爲  
兩浙轉運使夫兩浙名郡也轉運使崇資也平時進擢能臣不過  
爲副使而已呂源何人輒當此選若仲謙則甘心爲譚稹之奴者  
稹之討方臘也仲謙以官從軍禿巾小帶身雜胥吏趨走稹前倚  
托權勢傲睨視人施施然自以爲得計而忘其身之醜也自後除  
延閣典大藩對賓客輒言仲謙卵翼皆顯之之賜顯之稹字也此  
浙人熟聞而親見指名而唾侮者奈何使之持節居其士民之上  
平若朝廷以二人者沾沾自喜似敏敢爲誕謾似才奮當劇煩似

有風力以爲足以辦兩浙之事臣竊以爲過矣今兩浙人心未安  
緩之則凌遲急之則紛亂正當得老成而知大體者威惠兼行庶  
幾稍定當此之時豈堪二小子重擾之耶況近者臣僚論列自崇  
寧以來諂附非類得官得職者並行追奪且鏤板籍記姓名爲萬  
世姦邪之戒蒙陛下開納施行今源由靈素昌齡師成而得直龍  
圖閣仲謙由譚稹而得直祕閣皆當在奪職籍名之數者旣未掃  
除乃同時升擢不知朝廷好惡安在無怪士論之紛紛也伏望睿  
慈速罷源仲謙別選修飭廉平之吏毋使十四州之民謂朝廷用  
人復如前日之謬善人聞之解體姦人得以乘閒窺伺其害非細  
所有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兩浙轉運副使詞頭臣未敢  
撰進

論守禦大計狀

李光

臣以孤蹇無能之身蒙陛下起之流落放棄之中更歷內外浸冒  
器使十稔于茲布衣衡茅之士遭遇如臣者果幾人哉願惟天地

父母之恩雖碎首屠肝豈能稱塞臣到任未幾恭聞大駕移蹕平江府將親御戎輅誓師兩淮此臣捐軀效命之秋念方拘縻郡綬留滯海濱上之不能吐奇策以佐軍謀下之不能執干戈以衛宗社乞扈從則貽干進之譏獻謀議則興空言之誚夙夜憂忿莫知計之所出臣聞忠臣不以出處二其心正士不以險夷易所守臣豈敢預憂小人不根之言遽有所畏避哉況臣陛辭之日陛下嘗許臣以言儻有所見其忍緘默臣伏覩關報劉光世張俊捍禦大敵三捷繼聞海寓流傳孰不慶幸然臣聞強敵擁兵淮揚宿亳之間坐觀勝敗此其志不淺趙充國之擊敵以殘滅為期孫權每戒江上諸將不貪小利臣是以未敢以諸將奏捷為喜而方以金國大隊深入為憂昔楊珉問朱伺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以是勝耳漢祖與項羽對壘晉宣與諸葛亮相持方形勢未便孤軍遠來未嘗與之爭鋒周亞夫深壁以卻吳軍光武堅營以降銅馬此皆已事之驗臣觀今

日敵人布置必有主謀願陛下勿輕此戰今朝廷所恃獨一韓世忠彼必以精銳當之而劉麟輩出沒光黃廬壽間以牽制諸將而分吾力金兵必自淮揚以入楚泗若社稷之靈世忠足以禦之則無復事矣萬一眾寡不敵便有瓦解之勢昔楚屈完謂齊桓公曰楚國以方城為城漢水為池雖君之眾無所用之魏文帝至廣陵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兵法謂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陛下已據東南形勝之勢敵人萬里遠來投兵死地利於速戰而不利於遲久今不務持重而誇一世之功決一旦之命臣恐正墮敵計非策之得也臣狂瞽之言曩備數從列方間燕進退造膝之語所謂萬全之策嘗為陛下陳之矣金國往年來狩無所得去冬又無所得而去士馬折傷固已大半異時雖欲復驅眾攻我孰肯為用者此乃坐制強敵之術臣愚伏望陛下戒敕諸將各務持重不過隱忍三兩月間彼師老食盡然後廣設方略出兵追擊或邀其歸途我得勝算矣偽齊恃金為強金師既退則劉豫父子



豈能立國乎復宗祖之故疆還二聖於沙漠當在此舉惟陛下特加聖慮臣狂愚冒昧無任惶懼激切待罪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論時政得失疏

趙鼎

臣聞雨暘寒暑過差之節繫之陰陽逆順盛衰之理春秋洪範之所紀漢諸儒之論載之詳矣臣不暇推證有勤聖覽臣竊謂久雨多寒陰沴之候其應則兵禍不解民心離散小人道長也臣嘗求其致之之說敢獻於陛下竊惟祖宗之有天下也歷五季兵火之餘險阻艱難皆目擊而身蹈之故其建立足以垂法萬世以聖繼聖至於仁宗四十餘年號稱極治子孫守而勿失復何加焉厄運所鍾社稷不幸乃有王安石者用事於熙寧之間以一己之私拂中外之意巧增緣飾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殆盡於是天下始多事而生民病矣假闢國之謀造作邊患興理財之政困窮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獎小人抑君子塞言路喜姦諛扇為刻薄

輕浮之俗日入於亂賴宣仁垂簾深鑒其害首因改元昭著至意所行者仁宗之法所用者仁宗之人涵養十年民瘼小愈夫何治世之日少亂世之日多復有蔡京者崛起於崇寧之初竊堯舜孝悌之說託紹述熙豐之名畢力一心祖述安石以安石之政敷演枝蔓浩然無涯至於不可限極而後已兵連禍結外侮交乘二聖北轅朝廷南渡則安石闢國之謀而蔡京祖述黷武之患也繁文酷吏上下相乘鞭撻追呼農畝失業則安石理財之政而蔡京祖述厚斂之患也僥言蠶進依阿取容當官有營私之心而臨難無仗節之義此又安石敗壞人材之科而蔡京祖述賓興賢能之患也黷武而兵禍不解厚斂而民心離散至於賓興賢能之弊則習為輒熟柔佞之資無復禮義廉恥之節士風彫喪君子道消矣故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於蔡京自餘童貫王黼輩曾何足道今貫黼已誅而安石未貶猶得配享廟廷蔡京未族而子孫飽食安坐臣謂時政闕失無大於此者其欲收人心召和氣烏可得哉故

於陛下播越之中示此陰沴之戒天之警悟不啻諄諄之命冀陛下  
下知其所自痛懲而亟革之也伏覩近降赦文遵用嘉祐敕令周  
卹黨臣之家是將以元祐爲法而有意乎仁宗之治矣嗚呼無聊  
憔悴之民茲亦有少安之漸乎然而德意未敷天災未弭者以政  
令未歸於一致風俗猶裂於多歧談詩書陳治亂者非安石之學  
則蔡京之人也遺患流毒浸淫人閒牢不可破甚於膠漆徒使陛  
下焦思勞心孜孜訪問雖日下求賢之詔是誠何補風俗之難移  
從古所患唯陛下明於聽覽果於取捨其或中外臣寮因事奏請  
有涉於安石蔡京之遺意者皆不利社稷之人願明正典刑播告  
天下使四方萬里之遠皆知陛下用心所向庶幾變之有漸此風  
一變然後可以言治其他細故不足爲陛下陳之

論役法劄子

趙鼎

臣竊惟免役之法起於熙寧之初當時中外臣僚論列利害不可  
概舉大率優上戶斂下戶優富民斂貧民雖單丁女戶以至僧道  
皆不獲免以其所斂養吏之餘謂之寬剩是謂一稅之外更起一  
稅大失祖宗寬民之意行之六十餘年今則由之而不知其害也  
陛下灼見紛更之弊旣不能復循舊制今乃於原額之外重增三  
分官戶更不減半其於祖宗之意益遠矣又如鈔旁等錢乃前日  
殘民之術靖康初卽已罷之近降指揮雖不賣鈔而猶隨鈔納錢  
賣鈔納錢規圖苛細已非朝廷美事乃令隨鈔納錢是何名目凡  
取於民亦須有名取之無名不得無辭矣今國勢微弱強敵未和  
高城深池不足恃堅甲利兵不足恃恃者惟民而已安可橫斂加  
賦重失其心耶比來州縣用度不足雖知此法之弊而不以爲言  
者幸其所斂以資闕乏獨京畿運判上官恪能言之仍乞諸路依  
此施行其意甚善雖奉聖旨權免京畿而諸路未罷也臣願陛下  
如恪所請通行諸路且使斯民知此二事昨因臣僚建言而行今  
因臣僚申請而罷皆非朝廷本意則心悅而歸之此堯舜得民之  
道也祖宗得天下之術也幸陛下毋忽

論防江民兵劄子

趙鼎

臣聞有益於時者不計其所損有利於國者不恤其為害非常之言黎民懼焉者凡以此故若於時無益而所損則多於國無利而為害則大不為可也審量損益之宜明計利害之實變而通之以成天下之務而已臣竊見近降措置防江民兵指揮條具詳悉燦然有理然以臣觀之特文具非實效也點配科差騷動閭里拘留往返奪其農時既失民心有累子育元元之德重斂民怨必生意外不測之虞此皆所損之大者則其為害可勝言哉雖然有益於時有利於國則民間禍患有所不顧於今之時為國之計將如之何恃此長江以保宗社而已若指民兵為防江之用則非也臣願擇守臣重其事權選大將嚴其號令凡關津緊要分立寨柵輪差別將領兵巡邏大江限隔之遠不能馳突舟楫風水之虞不能畢濟如將能率眾兵不潰不據地理之宜持牽制之勢雖有強敵未易遽前然而太行天險非不關防大河要津豈無隄備而卒致都

城之禍者以將不能率眾而兵多潰也今之所患正在於此苟能作新士氣恢張國威不特防江可以防淮不特防淮可以長驅深入收復兩河不難也於此未得其術而欲以區區疲瘁之民為防寇禦敵之策臣竊惑之四方之俗勇銳好武莫如西民而太平之久流於驕惰使之運餉築城猶可驅之而去責之防寇禦敵則望風而遁矣臣不知江湖之民得與西民而比乎西民且不可用而欲以責江湖柔弱之民可乎今以人丁點差擺布鋪分遇有警急馳報縣官各有地分馳至本界躬親守禦防江民兵的確利便獨在於此臣不知沿江村民曾習戰否乎沿江縣官曾統兵否乎今之縣官非學校士人則衣冠子弟使之率疲瘁柔弱之民以捍強敵雖立軍法日斬萬人臣知其必不為用矣灼知其不可用而徒爾紛擾欲何為乎臣所謂特文具非實效也流離失業遠近驚疑雖有免稅之文而自齎糧糗自辦器甲以至勾追點集之費未足償萬分之一江湖風俗輕浮易為搖動方臘青溪之變可不念

哉有損而無益有害而無利於茲可見意者或曰民兵防江本非  
戰鬪但令執幟近岸列為疑兵而已臣謂不然平日無事不必設  
此萬一賊至中流鼓噪而進吾之正兵堅立不動能復有幾良善  
鄉民雖救死不暇其能成列不退乎蹂亂正兵因而失利者或有  
之矣若夫選委土豪召集忠勇乘危據險保護鄉閭雖未足為防  
江捍敵之用不猶愈於點丁而差不擇強弱不問貧富取充數而  
已邪臣僻陋書生不習用兵之利陛下試以臣言詢諸大將沿江  
之民可用以為捍禦之兵乎今之縣官可用以為統兵之將乎如  
其不可臣願陛下速賜罷去選委土豪召集忠勇各為保護鄉閭  
之計毋使怨嗟之餘潛生變亂乘閒而起重貽陛下之憂臣故不  
避煩言極陳其弊惟陛下省察

南宋文範卷十二

南宋文範卷十三目錄

奏疏

除宣撫處置使朝辭疏

趙鼎

經筵論事第一疏

趙鼎

經筵論事第二疏

張鼎

乞重監司劄子

李綱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李綱

召赴文字庫祇候引對劄子

李綱

備禦八事劄子

李綱

上高宗十議劄子

李綱

議國是

議巡幸

議赦令

議僭逆

趙鼎 趙鼎 張鼎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議偽命

議戰

議守

議本政

議責成

議修德

南宋文範卷十三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除宣撫處置使朝辭疏

趙鼎

臣疏遠之迹荷陛下特達知遇恨無死所圖報大恩方國家多事  
 中外乏人乃委臣總師遠戍邊鎮主憂臣辱其何忍辭然自惟念  
 渡江以來遭逢器使揚歷臺諫再叨樞筦與聞政事趨走殿陛密  
 勿冕旒拙誠獲申無復顧惜雖聖主全度見謂樸忠而萬目睽睽  
 指為迂闊今乃以羈孤寡偶之身將使於萬里之遠曾無一毫之  
 善可辱記憐安得不少陳悃幅以瀆聰聽臣竊見自古人君善用  
 人者莫不專其委任假以事權任專則媚嫉必生權重則嫌謗立  
 至唐之賢臣勳業如郭子儀猶困於魚朝恩程元振之謗傷名德  
 如裴度亦被阻于元稹魏洪簡之朋比子儀明哲自將僅免危疑  
 之累而度辨論激切卒隳幽鎮之功況勳名寵眷未及兩人求其

成功亦已難矣向者陛下當建炎圖治之初遣張浚出使川陝國  
勢事力百倍於今浚於陛下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待浚有礪山  
帶河之固君臣相信內外相資委任之篤今古無有而終致物議  
以就竄逐臣頃在紹興人或指臣黨浚故浚之責不敢以一言及  
其是非今考究其用心推尋其情實喪師失地錯繆之迹則有之  
未必盡如言者之甚也大率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寄則小人不  
安於分義謂名器可以虛授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  
川蜀之士至於醵金募士詣闕陳論展轉相傳以無爲有一經指  
摘何以自明是以有志之士雖欲冒犯死亡爲國立事而每以浚  
爲鑒戒也雖然浚固有罪矣臺臣抨彈之可也諫官論列之可也  
人君赫斯震怒雖誅殛之浚亦無憾今乃下至草澤布衣之士行  
伍冗賤之流凡有求浚而不得者上書投牒人人詬罵肆言醜詆  
及其母妻甚者指爲不臣跋扈極人間之大惡皆歸之於浚嗚呼  
一何甚哉夫以浚之功與陛下之信也而謗者至此則明君不能

自信矣今臣無浚之功陛下之信臣無如浚以有功而見知也乃  
當此重責遠去朝廷臣恐好惡是非行且紛紛於聰明之下昔樂  
羊一篋之謗幾陷誣蔑賴文侯之明乃成中山之功魏尙數級之  
失遂致吏議惟文帝晚悟後有雲中之效伏望睿明鑒古今之得  
失念事功之難成憫臣孤直曲加庇覆使得展布四體竭志畢慮  
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非特臣之幸也意迫情切干犯明威臣不勝  
恐懼俟罪之至

經筵論事第一疏

趙鼎

臣向蒙陛下不以臣不才實之宰輔前後二歲迄無寸功聖度兼  
容忘其所短懇辭去位禮意益隆粉骨捐軀未知所稱今者待罪  
藩郡使得自佚曾未期年遽叨召命俾預經幄示不終棄自惟何  
者辱陛下知遇如此然臣區區之愚有不得已者不免仰瀆天聽  
臣竊惟陛下紹祖宗之業當艱難之時簡拔儒臣列侍講讀非欲  
分章摘句爲書生事業必將論道之餘訪以當世之務臣雖學識

迂僻不足仰裨聰聽亦欲少施所蘊時有獻替是乃祖宗設置經筵之義況於今日乎臣謂陛下所當諮訪於講讀之臣者內則政事之得失外則邊事機籌而已臣之思欲獻於陛下者亦無以踰此臣素不知兵然兩經捍敵粗識事宜謂先固本根乃議攻戰屯大將於江濱分精銳於淮上首尾足以相應聲援足以相及敵雖強梁欲謀深入前迫大軍之勢後有尾襲之虞而我之漕運既省民亦少安設或長驅頭舉而身隨矣跨河越岱無不可者故於臨機應變之間反覆憂慮以持重爲先或欲置之危地必取成功非不可勝之策也若今之邊事規模宏遠事勢恢張固已盡善但與臣所見偶不同耳亦非怯懦者所能知也臣昧於治體然昨在揆路妄意區別謂朝廷之上屢立黨與呂夷簡范仲淹之黨可合也學術政事所同而其人多忠厚老成之士王安石呂惠卿之黨可合也學術政事所同而其人多才能少俊之流至若元祐之人與夫紹聖崇觀之黨則不可合也學術政事不同而品流趣嚮之異

也故於進退賞罰之際申嚴勸沮使人知所向或欲混善惡於一途則善類必沮傷納君子小人于同域則小人必勝理之自然害政之大者也若今之政事議論好惡黜陟取捨固已盡善但與臣所見偶不同耳亦非淺陋者所能及也此兩事之外其他所不同者固不一而臣亦不敢自以爲是顧頑冥之資執其所見而已今措置已定法令已行羣心退聽習俗丕變矣陛下倘欲採用臣言重爲更革則中外擾擾何時而已臣行年五十有三衰疾侵尋死亡無日亦安能遠喪所守俛仰從人儻使厠跡諸儒議論之末陛下將何所諮詢臣亦自度無可獻之陛下者如其遂非不悛執迷難化永爲棄物不復可用亦其分也是以聞命而來逡巡恐懼屢陳辭懇不敢但已誠恐進對之言與時不合奉身求退重取慢命偃蹇之誅非陛下疇昔顧遇許以保全之意況自夏及秋足疾增劇痛楚浮腫有妨拜趨臣已別具劄子奏乞改除一在外宮觀外輒敢盡布腹心密聞於陛下惟陛下憐之俾臣終老山林死無所

恨

經筵論事第二疏

趙鼎

臣已具愚見仰瀆聖聰尙慮所言未究所蘊重爲陛下陳之且車駕駐蹕所在天下之根本也外設藩籬之固中嚴堂陛之居然後從中制外運動得宜譬之人身有腹心有手足不可易置也今捨二浙澤國險阻之區而都建康顯敞衝要四達交爭之地修飭宮城移置官府悉庫藏金帛隨之不鑿維揚倉卒之禍而爲久遠安居之計實臣所未論也若謂建康古帝王之宅得形勢之利然自堯舜三代秦晉而下建都不一各便其所宜而未嘗相因不聞後王之興必居前王之地也若謂北臨淮甸足以係中原之心便於進取之勢然移蹕已復半年矣進取之計果如何中原之人歸者幾何響應而起者又幾何若謂易於號令然前此兩經捍敵車駕進臨鼓作士氣諸將奮勵承命卽前倘朝廷威令不行駕馭無術雖在營壘中無益也不考利害之實不度時措之宜採書生之高

談按史冊之故事而先自致於顛危之地乃曰欲圖恢復臣竊以爲不可雖然臣知定都建康未爲得策而陛下苟因臣說遽議回鑾臣亦以爲不可也自朝廷南渡中外臣民莫不以恢復之說獻於陛下臣自卽官歷臺諫至踐宰輔前後進計於陛下亦以此爲先陛下篤於孝悌固亦未嘗不在是也然而臣所期於陛下者不忘恢復之念常爲恢復之謀仰順天心俯鑒人事度德量力觀釁而動不敢輕舉而易發也今恢復之勢已張恢復之名已正凡平日獻議之人以謂恢復之功可跂而待乃欲旋幸二浙偷安目前自謂退縮削弱之計必以陛下爲不孝不悌之主以臣爲不忠不義之人夫不孝不悌之名固陛下不可受而不忠不義之罪臣亦安敢當之此議論之臣他日必不見貸者臣所謂欲議回鑾亦不可也蓋一動移之間便有強弱之勢不可遽也嗚呼採虛名忘實利張虛聲受實禍其利害爲何如而浮言易動主聽易搖使任責者難於致力而天下之事所以易敗而無功也今爲陛下計唯是



委任羣臣不責近效俾盡前日措置之策必取今日規模之利用  
副陛下孝悌之心不難也如臣怯懦愚闇實不足以及此人有能  
不能前日之規模措置臣之所能也今日之規模措置非臣之所  
能也不強其所不能古人所取也今以不能之事責人以必能其  
人殺身不顧也赤族不恤也其如國事何進讀帷幄雖不預國論  
萬一陛下諮詢見及臣之所言不過如此其言非今日之宜則其  
人難語以今日之責矣然則何所用之臣所以不避雷霆之怒仰  
干斧鉞之誅披寫血誠控告陛下誠不敢愉悅取容以欺聰聽耳  
伏幸察臣哀切之懇曲垂惻隱之仁恢廓網羅保全腰領投之於  
無用之地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乞重監司劄子

張綱

臣竊謂今之監司乃古部刺史朝廷付之一路所以督察守令其  
權不爲不重夫守令之治其大略有七一日宣詔令二曰厚風俗  
三曰勸農桑四曰平獄訟五曰興學校六曰理財賦七曰實戶口

使守令得人而七者皆舉天下無餘事矣苟不得人則按發之職  
實在監司故夫論治道者謂得百守令不如得一監司比年以來  
所在守令姦貪不法未嘗見監司有一按發者此無他蓋由用非  
其人或以資淺望輕而不敢誰何或以識暗才劣而不能廉察至  
于觀望權勢則方且奉承之不暇交通賄賂則爲之委曲以相容  
夫爲一路刺舉之官而失職如是則守令之無狀固不足怪守令  
既無狀而欲七者之治皆舉亦已難矣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今後監司有闕須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經朝廷擢用或曾任  
郡守治狀顯著者爲之所貴位望兼重而可以付之權才能已試  
而足以舉其職守令皆知奉法不負陛下宵旰圖治之意取進止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李綱

右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爲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  
政殿侍立得閣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  
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蠢謏聞孤立

寡與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逼邇都城私憂  
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盛意犯隆旨自干雷霆之  
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  
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  
側身修行博詢眾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  
言湯于早旣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爲福易沴以爲  
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于倉卒人心惶懼遠邇  
震驚幸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算之審屢降御筆處分疏導勢漸退  
落雖畿甸旁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謂水災  
旣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爲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固隄防寅念天  
戒益以修省未可忽也臣愚蠢不揆輒復妄發昧死上便宜六事  
一曰治其原二曰折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  
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  
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

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潦不能吞納則決溢東  
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疏導京索增卑  
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注澇則水有所泄雖經霖  
雨其勢不得接連而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原之策也臣  
竊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濟其意蓋謂以數仞之城而  
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  
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  
岸南阻新堤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堤以爲之阻也  
由堤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阻  
也爲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堤使雖有積  
水決溢之患循堤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  
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隄岸堅而法  
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于抽差備禦之儲耗于  
轉易河嘴隄防日賒月刮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則距清汴纔百餘

步去冬危殆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激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又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料敢有抽差轉易者必置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白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禾稼不可以數計又今決其南以注于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于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于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竊慮州縣監司未能悉奉行也願詔諸路應被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帑廩匱乏迨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

下斷自宸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完國用以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耳裕民豐財莫是爲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爲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爲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寢多仰食者眾歲以寢耗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爲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蠶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疆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爲何不留意而獨爲懍懍也養兵足國莫是爲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願臣智術淺陋文字荒疏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察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賜施行臣比者尙獻愚計伏蒙聖恩寬假未

賜斧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報盛德

召赴文字庫祇候引對劄子

宣和

李綱

臣伏觀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培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民無以過也然臣竊謂事勢迫矣結釁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為苟且僥倖覆藏隱諱以趣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為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

之虞皆在于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涓日啟行以懼戎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效死為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既務鎮靜又施權謀遣帥分屯旁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眾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略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為避狄之計如太王居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途閭巷之人戶知之亦疑聖意或出于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撥攔沿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為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

而不知其害臣竊痛其不深計而熟念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  
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遠邇必潰是以中原界之豺狼也事勢一  
去不可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敗可勝言哉陛下雖命  
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不得已臣有  
愚計願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倘不契聖意必死于斧鉞  
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于亂兵與其死于亂不若死于國臣敢冒  
萬死爲陛下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  
係人心以捍大患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本  
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監國此特國家閑暇之時  
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  
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  
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于萬分之一哉唐明皇  
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  
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

人心已搖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  
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  
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  
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今日之事寧復有大于  
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爲陛下言此者欲陛  
下深思而定之于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  
歸依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釋重負享安逸于無窮而以死宗  
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  
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纓紼帝堯之  
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  
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  
列以上封事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啟  
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于田千秋哉謹刺血親書于

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取進止

備禦八事劄子

三鎮官吏軍民為朝廷堅守公奏宜飭武備修邊防條具八事以進

李綱

一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于承平邊境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值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倣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

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一自祖宗以來養馬于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值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阻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于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墮圯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

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

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

議所以大慰其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縉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

一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陝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上高宗十議劄子

議國是

李綱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

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于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得也靖康之春初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小衄而不戰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邑廷臣以春初回守爲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技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寮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爲和議之所誤也天佑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

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收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雖不知國論之所從竊恐猶以和議爲然豈非以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沈于敵庭議者必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爲不然請以古人之事明之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太公爲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爲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爲利謀陵懦畏彊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敵庭莫知安否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

子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子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于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昇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攻戰則姑俟于可爲之時蓋彼旣背盟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人寇則多方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于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于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



徒不敢肆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鑿輿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與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于強昔越王句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恥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句踐爲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身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爲不然夫吳伐越句踐以甲楯三百棲于會稽遣使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句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于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于屬戚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于趙氏哉雖卑身至于奉藩稱臣厚賂至于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爲德也必至于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句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句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

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爲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唯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爲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議巡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

夙夜思慮欲爲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  
巡幸之禮故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  
見于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之除四京外以  
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  
官府使具備蓄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六龍鑾輿順  
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間風俗  
收豪傑之用以攘夷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  
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  
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向二也四方望幸使奸雄無所覲  
覲三也至于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  
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  
安因緣騷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城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  
駕當且駐蹕應天地應天宋太祖興王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  
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

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  
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  
民入保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爲上  
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舍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  
勅榜曉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  
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于此者臣  
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議赦令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  
張邦昌僭位僞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  
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于惡逆則不赦蓋  
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  
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爲惡逆之魁故其僞赦  
不循典憲而首爲亂階今陛下繼承大統以爲神民萬物主豈可

南宋文獻卷十三  
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  
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  
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偽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  
陛下嗣位于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  
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  
于有罪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敘用或  
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偽赦一切復官而  
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  
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復定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  
此臣之所疑者三也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耶將以邦  
昌偽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  
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  
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管羈管人令刑部覈具元犯以聞次第  
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

甚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為度而勿以反汗為嫌天下幸

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  
將將則必誅況已僭竊位號為天下所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  
破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  
使敵帳初無忠義徇國之意但為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  
從胡騎以皆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  
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乘輿安處  
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都四十餘日逮  
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  
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  
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  
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于斯倘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

南宋文獻卷十三  
三  
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爲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佑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羽尙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議僞命

臣聞運會之阨何代無之爲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仗節取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劫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于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爲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爲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僞號者有受僞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爲惡

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或爲之草勸進之表或爲之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爲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于武夫則當闔略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僞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秉權用事者爲一等以受僞官遷職者爲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爲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應以忠義爲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恤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爲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之教天下幸甚

議戰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

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較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寬而兩軍相攻迫則仗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欲措國于尊強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所劫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

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概可觀矣為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句踐有會稽之恥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為羞而學者以談兵為恥至于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為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于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議守

臣聞居于山者必高垣牆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于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為防虞

之計而裂地厚賂以與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帛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恥也至于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爲虞害防患之計不可躉輟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偽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于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于外必爲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爲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釁以爲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爲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于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

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爲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爲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略之譬猶治病當視脈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矣惟陛下熟計幸甚

議本政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于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尙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下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于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于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于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于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

南宋文獻卷十三  
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則艱  
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  
門閣宦恩幸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保身固寵不敢以  
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  
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  
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議責成

臣竊以廢覈實之政舍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  
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繇治水至於九載績  
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  
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為治況於朝廷之  
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  
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  
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

措置施設議論取舍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  
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間反為得  
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  
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斡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  
威信足以用其眾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  
取勝也譬猶弈者置棋不定不足以勝敵況於用人不知信任之  
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下選  
任將帥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  
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幾乎可為也

議修德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  
獸魚鼈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  
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帝王之所以為神明萬物主者仰  
以動天俯以感民非德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夷狄之故百度多

南宋文範卷十三  
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財以法成湯之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勿為勿以小累為無傷而勿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于寤寐念父兄之辱而欲見之于羹牆出于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

南宋文範卷十三

南宋文範卷十四目錄

奏疏

論財用劄子

李綱

論營田劄子

李綱

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劄子

李綱

上皇帝書

王庭珪

應詔條具利害狀

劉一止

論收復當自陝西始奏議

王之道

乙卯上殿劄子

胡寅

論遣使劄子

胡寅

請行三年喪劄子

胡寅

紹興元年三月四日上殿劄子

程俱

轉對狀

程俱



南宋文範卷十四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論財用劄子

李綱

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祿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宮減省無橫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虛侍從多闕省臺寺監之官未嘗具員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故耶臣竊觀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於大江表裏不啻數十萬人日有食錢月有俸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倍於承平無事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權貨亦頗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怪者戶部調度不足則仰給於朝廷朝廷支俸不繼則責辦於州縣雖陛下屢降寬恤之詔不許斂取於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於民曷從而得降官告給度牒理積欠賣

戶帖名雖不同取於民一也方今民力凋弊取之不已物力耗屈人心驚疑非長慮卻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非義不理興師動眾奉辭伐罪非財不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克濟大功昔太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子之權范蠡霸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而後兵拏不解肅代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皆通於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斂於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其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於今者條具進呈試採其說擇有心計疏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於戶部常賦朝廷權貨外別項封椿專以養兵而佐中興伏惟陛下裁幸

論營田劄子

李綱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總治之可謂

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亦莫難於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戰此所以莫利於營田也開荒墾廢必有其人若藉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蕪况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久習驕惰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於南畝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闕勸懲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其利猶在數年之後此所以莫難于營田也臣愚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循有來歸者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取其半罷給錢糧則所謂知予之爲取政之寶也凡此數者皆措置之大概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爲成法乃爲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何補

於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司各具利害申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之庶幾有助養兵之費不勝幸甚

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劄子

李綱

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偽臣國家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眾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閒之則

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其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為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顛倒

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初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

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復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

上皇帝書

王庭珪

年月日臣某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愚無適時之才自少

讀書好言治亂將以有爲于世而官卑人微大吏惡其異己每摧辱之自宣和五年罷茶陵丞隱居江西盧溪之上窮苦困厄四十餘年未嘗一出仕今已老矣惟遇陛下龍飛以聖德臨御天下屈體求士垂寬容之聽開忠直之路又詔舉山林遺逸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臣於是獲登文石之陛對天顏吐胸臆竊伏自維國家大事似非疏淺小臣所當言若泛論一二常事迂闊熟爛而不切以汙陛下之聰明則終無補於世臣是以敢不避斧鉞之誅冒進其愚忠竊以天下之事于今爲最大而不可緩者惟邊鄙未寧境土未復而已此聖主焦心勞思坐不安席求所以經畫之術而左右大臣共以爲憂者也臣愚以謂此未足爲憂而臣之所憂者在陛下立志定謀何如耳臣嘗謂自古帝王肇造區夏興復大業者皆有聽言之明聰力行之果斷雖量時審勢事有不同至其策畫之一定卓然有守而不變故能信用忠謀斥去異議卒收成功國家自遭夷虜之禍今四十年異時竭民膏血以充其賂遺割要害

形勝之地以塞其姦貪益出于事勢之不得已而非謂其可久用也陛下曩居藩籬負剛明之德有奮發果毅之志海內實徧知之今者奉慈訓登至尊適當夷虜背叛之秋中外臣庶仰德如天日畏威如雷霆莫不延首傾日願聽所爲誠宜赫然奮厲威權震動天下委任賢相良將以掃除宿憤恢復中原此不可復緩之時也臣近奉詔命來趨闕廷聞諸道途採之縉紳咸知國家長計今已紛紛漸無成說臣竊惑之請爲陛下試陳其大略自靖康之初迄於今日虜人多以一和字誤中國何爲循而用之猶未已也士大夫有執講和之議者非獨愚無識其處心積慮止欲固爵位保名寵苟安目前無事而已非有奇謀遠慮爲宗廟社稷萬世計也且向來何嘗不與之和哉我之禮日加而彼姦日肆我之金帛日遣而彼乃求索愈無窮一旦無隙而舉兵怙恃暴強搖蕩邊鄙以致天下騷動今若再與之盟彼將復背盟如反手何則夷狄之性與禽獸無異非可以禮義馴服而我國家以天子之尊謹守信誓不

敢先動坐受其弊而已如近歲遣使嫚言驚侮朝廷太上皇帝薄其禮而遣歸中外莫不忻悅使其勢果能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則長驅而來亦已久矣故臣嘗謂夷虜不足深憂蓋其貪殘暴虐骨肉相賊逆天違人必不能久據中原滅亡可待也第恐河洛韓魏之郊習見虜人屢叛盟約本朝惟守和議無復境土之意猝然有一夫奮起殄滅彼虜僭據中原則其患愈大其敵愈堅未易測矣今之言和議者止于苟安往往不加慮於此臣願陛下以此深思之與其輕信詭謀移于偏聽寧博採羣議登能庸賢以張吾已振之威與其幸歲月之安憚勞費罷防秋寧謹修邊備練兵選將以俟其可乘之隙和議斷不可用也近聞官軍既下宿州而將吏復失律此亦兵家常勢竊慮偷惰寡謀異慮之人幸其失而喜攻之以取效于平日而不為國家長慮後顧之計此又為危疑之機以陛下之勇智當可以有為之勢於此亦或蹉跌則他時變故日深一日歲復一歲終無如之何也況今虜酋已斃其國未必

帖定特藉其餘虐行其詭計大則恐吾乘其勢之未固以申其掃滅之威次則恐吾削絕其重幣以潛圖其後此正陛下經營恢復之時而非遲疑寬緩之日伏惟聖策先定於中益務收選人材講求碩畫而謹守之然後振舉大義以掃滅此虜仰慰祖宗在天之靈天下之大事無過此也臣愚不識忌諱願陛下恕其僭越而鑒其惓惓之忠實天下幸甚臣誠惶誠恐昧死再拜

應詔條具利害狀

劉一止

右臣伏觀今月二十七日手詔令中外侍從省臺寺監職事官監司守令等各述已見的確利害凡可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具以聞仍已詔大臣置司修政有言聞達悉付講求有以見陛下焦勞圖治宵旰靡遑仰師周宣所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意以惠天下甚盛德也然臣嘗謂修政之舉置司而講求之宜也何宜聞而久未聞耶昔梅福以南昌尉上書乞假輶傳至行在所條對急政四方之士固願效其所聞以為所不當緩如福者多矣及今

始求之豈亦所謂急政者乎方今中原板蕩九廟播遷外憂猾夏之遠夷內有弄兵之羣寇而又僭偽竊國之人反側自疑日夜謀我言政之急未有如今日者陛下詔臣等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事固議者所當急急矣然事不素講而求之於一朝一夕之間所謂足國裕民者誠不知其方欲足國則民不裕欲裕民則國不足一旦用度有關郡縣吏不過陰取於民以應公上之須陛下亦不得而知也所謂省費強兵之事亦然欲省費則兵不足欲益兵則費不省如又有烏合招來之寇存之則糜費廩食不益恃以爲強汰之則無所歸且覆出爲惡議者處此誠知其難也今日欲爲陛下論之而不知所當先則爲不知言陛下問修政於羣臣而不先其所自爲則爲不知政今日之事在陛下躬行者顧莫先於省費非謂天下之費必待陛下而省也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感人而示好惡政之本不立也臣愚不肖待罪臺屬于茲有日矣竊聞陛下小心如成康儉德如文景篤好書傳踰於聲色尙方服用

簡樸無華與士庶之家等縉紳交歎以謂聖慮宏遠不以一日奢靡快意爲樂也然邇來議者頗謂歲取左藏庫金帛之數不減全盛時有司告病縉紳惑焉豈陛下儉於一身而賜予或未節耶且左右親近之人至無厭也不以禮法抑之將何時而已仁宗皇帝嘗語侍臣曰左藏庫月供錢千二百緡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朕宮中無所費其令罷之當是時左右親近之人非不多也然而無所覬覦者知不可也又況其閒畏義知恥與上同休戚者雖予之將辭焉其不然者皆貪得無厭不與上同休戚者又何恤焉且陛下厚於及人而以身當天下之謗其無乃自爲謀者疏耶臣願少抑賜予之費與所謂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稍鐫減之示好惡於天下則修政之本已立其事爲之末乃可議耳夫修政之目無微而不當舉誠將次第而行之莫若詔監司郡守縣令各至所部詢問父老講求一方之利害若曰孰利未興孰害未除孰民田有遺墾孰爲知兵孰材武可用孰土豪可任使其當山川控扼

沿江瀕海之地則曰某地可守某地可戰某地可爲寨柵廬舍某處可以積粟漕運各以方略來上然後以其說深考而熟計之度其可者行焉聞遣近臣巡按其地而核其實以爲之賞罰黜陟則事無有不得其要領者今未嘗目見耳聞而獨使之汎然論天下之利害其有益於施行者無幾耳趙充國號爲通知四夷事者且曰百聞不如一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況餘人哉乃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見於事爲者則臣謂莫若求之民兵蓋四者一事而已古者兵民爲一故兵不可勝用而國不知費趙一國耳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其後亦不聞無兵秦男子十五以上皆驅之軍則是民卽兵也比年以來爲民兵之說獻於上者多矣卒莫之行巡社之法旣行而旋罷豈朝廷難之以爲擾民耶是計之未熟而行之不得其要者耶若臣之說則異於是陛下卽行之不過下半紙檄以頒郡縣郡縣承天子詔旨而告之民民則樂從之矣初無有甚難蓋其說曰不募不籍不教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不係糜於

官不程督以吏如是故民不擾而樂從凡縣鎮鄉社之民通使爲之不欲者勿強並習兵器若弓弩戈矛槍挺刀牌等隨其所習以今所謂保正長者總之曉以利害使各保其田桑廬舍境內有寇悉聽捕逐其獲寇之賞則有常格見於著令若遇大盜并力殺獲則聞於朝稱其事而旌賞之如效用之法其平居講習精於武藝者聽保正長推舉不以多少聞于州郡州郡按試之如所舉者爲之旌別蠲其身丁及三犯杖聽贖彼固知保田桑廬舍之利而又有意外旌賞之寵無所係糜無所程督亦誰憚而不爲哉今夫羣天下之士而試之有司次第薦送而官使之彼誠利於得官也挾策覓舉雖終老而不悔曷嘗募之使爲科舉籍之使不脫耶使民習兵無以異此爲農爲商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且將因閒暇時嘯其朋儕自相講習挺者擊戈矛者刺弓弩者馳射彼歸而求之有餘師又何必驅而教之爲哉且山谷强悍之民初未嘗教也而藝絕官軍者所至多有如曰必驅而教之使知坐作進退是猶博士



先生緩帶徐步升堂巍坐而談經坐諸生堂上擊鼓而進退之以爲文物表儀化民成俗可也所謂學者豈真有待於是乎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而臣乃以鄉社之兵爲不必教者非兵無事於教也以其勢與官軍不同非仰食公上者也所繫至眾一或擾之將不樂從藉令習業不精假之歲月所得十一不已多乎嗚呼兵之弊甚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在祖宗之時平居無事則竭天下之力以養兵在今日國勢阡危則竭天下之力以養亂今臣之說雖未能銷患於赫赫之際而能爲陛下銷患於冥冥之中雖未能足國裕民於一朝夕之間而能爲陛下足國裕民於三歲之後且爲久遠無窮之利若以三歲之後無救目前因置不講則是其弊終不可救也願陛下下臣章雜議若以爲可則立爲賞功勸勞之典參酌舊所著令損益而施行之此臣所不能知也或曰臣之說朝廷非不聞也不果行者懼民之知兵且爲亂也臣曰不然强悍之民倔起山谷十百爲羣輕犯縣鎮居民無遠近多寡望風奔

走與異時虜人所至率以一步卒聯十百人而驅之拱手屈膝以受箠擊莫敢與抗者非不顧其生也誠未嘗知戰鬥擊刺之事耳僅有一能者則荷戈持挺出當之矣此臣所耳聞而目見也借令一鄉社之民自起爲盜則有他鄉社之兵制之一縣鎮之民爲盜則有他縣鎮之兵制之矧未必皆然耶臣之念至熟悉矣雖臣觀陛下詔大臣設官屬置司講論以修政爲名誠美矣顧所以稱是名者宜何如哉使一國之政如一家之政小大協心上下告語畢精窮思推忠盡誠罔有嫌閒不顧望陛下風指不迎合大臣論議倦倦焉閔閔焉惟恐一事之有遺策一物之有遁情則庶幾焉臻於有成可日月冀也如其好是美名而不克充其實且聚訟交訾若築室于道謀則非獨不可以日月冀抑論議有不出於至公者矣元豐條例之舉崇寧講議之名事出權臣弊政充塞貽天下患害至今未艾也願陛下察焉臣愚無知識姑陳其概以塞聖問惟留神幸察

論收復當自陝西始奏議

王之道

臣伏聞金人改圖願修舊好遣使叩關將至闕下近陝西偽都統者亦揭榜令其將士毋得交戰以待講解察其上下之意和議甚切蓋和議不定則必有內憂不獨懼我師之致討而已國家以生靈為念固應許其自新有如三事所宜審處一正名分二減幣聘三畫疆界竊料金人之議必出兩端一則欲仍用舊議更增歲賂而以河南故地盡歸本朝一則欲請復侵疆各守舊境而以契丹故事求為敵國二者皆未可遽許也女真本外部貢獻于我海上之盟以契丹之故約為兄弟契丹既滅便尋釁端以宣和為渝盟靖康為失信劫遷二帝論陷中原聖主中興懷柔備至而狃于常勝必欲兼并凶力既窮始通和好天子不較稱謂屈已從權者正以強弱之勢有未敵耳其後天德正隆屢盟屢變至敢傾國大舉直窺濟江其渝盟失信視我宣和靖康孰輕孰重我可以為辭矣今其立者素非人望以孱庸之故得自全於正隆之朝完顏一宗

誅屠略盡見在近屬惟有葛王僭逆之謀起於羣下非有受命之符遏亂之略也威福大柄必在權疆內外乖爭覆亡可待故即位未幾已有兄弟之變近傳金主詔書兵部尚書可喜昭武大將軍烏倫延安府同知李老僧武義將軍千戶烏幹古刺統軍司令史其累世骨肉自相翦除此豈安固之基靈長之運哉則疆弱之勢與靖康以後事體不侔遠甚若欲通好必尋海上之盟復敵國之禮然後可許名分既正歲幣自輕凡此二事彼必不敢固執惟分畫之議恐費商摧耳大河以南彼知終非所有或當輕以與我而別有所邀然淮漢之北人稀土曠都無險扼汴都殘破徒有虛名雖或得之未易經理發兵戍守少則不足多則不堪措置一乖腹心罹患此金人反覆已試之策而我向來受欺覆車之明戒也豈可保哉厥今天下之勢惟陝西為可復其地去敵最遠控帶關河內有四川為之根本我已得其十餘州若摧散關鳳翔之眾則其餘風靡矣今日之議設以大河為界固中國之福猶當深圖利害以拯後艱若以此外更有邀求豈容墮其姦計

彼求降尊損幣自同契丹而靳各土疆不肯分割則陝西之地決不可失宜以我所得陳蔡唐許隸嵩洛并他諸路州兩相換易如尚不可則寧稍增幣期於必從獨留南陽以通武關我若并梁雍荆揚之區保江漢秦蜀之險平居無事積糧固圉敵雖猖獗亦無能爲若有釁可乘知不足圖也此事至重非片言所決必一再往復而後可了惟少忍之而已陝西旣得則置宣撫使司於階成和鳳之閒而分布將帥據和尚方山仙人等原以臨制關中各用土人保其郡邑如熙秦京兆要害之處量出蜀兵戍之使以其力自全而不爲蜀累邂逅有警則下車而出征萬一不虞則回戈而固守進可逐利退無後憂撫綏數年形勢自壯不煩糧饋不耗金錢惟稍出蜀縑增印錢引以募糴于陝西便足以了辦經費天下之利莫大於此百世之業也昔楚靈王窮兵桀虐民不堪命取陳蔡不羹又將伐吳爲乾谿之役楚人立子干以入郢王師潰于訾梁縊于申亥之家子干微弱不能自立卒爲棄疾所圖棄疾旣篡未

獲所安及盡反陳蔡不羹之封其國始定五年而後能出師金人今日之勢正類於此仰惟朝廷必有成謨狂瞽之言豈足觀探顧大議未定不厭詢謀用敢竭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幸甚

乙卯上殿劄子

胡寅

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閒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一爲元元卽仁也仁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莫不正而治道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行乎利欲則背於義理豈不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公與私在一念之閒耳私欲閒之蔽之雖離婁不能以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爲難惟微故知之爲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懼其雜致一不二而懼其放不雜不放本心昭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猶鑑明水淨于人之美惡無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長短于事之舉措無不當也以此爲元后而仁覆天下矣周道旣衰孔子作

春秋首明此心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絕學異端並作言黃老者以虛無爲心明申韓者以慘克爲心好攻戰者以權謀爲心毀人倫者以絕滅爲心心體既失其用隨失學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正不如譎謂道德不賢於術數謂教化不捷於法令遺經雖在而帝王之迹熄矣陛下濬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子之事傳仲尼之心使斯文不喪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源清者流澄本端者末正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必有其功今士風凌夷四維未張惟利是崇不顧義理利在黏罕則欲以釋怨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國之宰輔則欲爲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持權之將帥則欲爲之疽囊以厚其毒茲邪回適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搖守道秉節天之所好者相與抑擠之使不立邪說爛漫人心不正未有盛於此時聖人所爲懼春秋所由作也今陛下于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夫體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仁之效更加聖心焉

則何畏乎女真何憂乎叛賊何難乎中興之業哉取進止

論遣使劄子

胡寅

臣竊聞遣使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寘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況遣使體大縱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權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於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威公爲齊所殺魯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讐而莊公者乃威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爲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年爲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于莒是年爲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般成于前慶父無君動于後卜齮圍人犖之以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釋怨通和之效也豈非爲後世之永鑒乎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

宗之民乃陛下之讐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反貪慕富貴是故譎張爲幻遣使求和以苟延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虧喪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濟灼然獨見于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阡國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讐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國勢奠安形於奏章

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挾虜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共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爾則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爲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攷歲月益久虜情益悶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爲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尙一旦亂臣賊子接迹乎四海幸遇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今日便當考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則行一二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夷狄之怨也欲紓此怨必殄此讐則用此之人而不任講和之臣行此之事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之讐

人人皆有致死于女真之志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爲人子之職舉臣等驚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閒亦預榮矣苟爲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於讐虜則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假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眾駐兵泗水之上願與陛下面相結約歃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軍將割我之地土而取其租賦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隳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竊昧思之不通是以略具古義浼瀆聰聽惟陛下賜試下加采擇或合聖意卽以世讐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日月之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誤國大計臣不勝區區納忠之至取進止

位然後可乎伏乞聖察

請行三年喪劄子

胡寅

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古之聖帝明王躬率天下者明于父子之恩君臣之義由堯舜逮漢初其道不變其欲短喪者有之而聖人不許責宰子曰子之不仁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公孫丑欲使齊王爲期喪曰猶愈於已孟子譬之紵其兄臂而徐徐云爾兄臂不可紵徐徐是亦紵也親喪不可短爲朞亦是短也此皆聖賢大訓載在方冊以示後世者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以臣觀之孝文固自罪矣孝景冒奉遺詔陷父子失禮自陷于不孝乃千古薄俗之道也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永訣不復實由黏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讐考之於禮讐不復則服不除寢甲枕戈無

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眾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故也伏觀十二月二十五日聖旨沿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音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屨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望陛下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推原本因皆自黏罕怨讐之切切于聖情情動于中必形于外苴麻之服其可二十七日而遂釋乎縱未能遵春秋復讐之義侯讐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詔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昔滕定公薨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問於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自盡者言己之親已當竭其哀痛非他人所能止也滕文公是其言曰是誠在我至今美之未聞以爲過也晉武帝爲文帝服喪雖從權除服而猶素

冠蔬食如居喪者羊祜欲請帝遂服三年裴秀傅元難於復古且以君服不除而臣下除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其議遂止當時未聞有以孟子之言曉之者然武帝至孝感慕遂以蔬素終三年故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諛諂莫肯釐正晉武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夫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服莫重焉豈爲難於復古與臣下不行而自廢人子所當爲之大事也方滕之百官皆不從也文公猶以爲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顏色戚哭泣哀于是時四方來弔者皆悅其得禮何則舉措合於人之良心良心不可滅故也今在陛下斷之于心身自行之裴秀傅元之言曾足惜乎陛下違離大行十有一年雞鳴問寢以天下養旣不足以當大事矣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尙可自勉耳夫中國所以異于夷狄以有父子君臣

也陛下舉而恩義皆盡夷狄有人焉豈不心服乎吳王夫差每  
出必使人謂已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  
哀服在躬痛苦隨之悲于夫差夷狄有人焉豈不知畏乎雖宅憂  
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于聖裁則諒陰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  
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  
興東郊不開則以墨衰卽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梁  
兵壓境莊宗決勝于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于高平  
古今莫不以爲孝今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幾之眾孰非軍務陛  
下聽斷明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于孔子所取其  
可行無疑也武夫悍卒介冑之久不無倦心獨可以至恩大義感  
動而使之前日詔書令大將偏裨發哀成服識者無不稱善此乃  
漢祖爲義帝縞素之師得馭軍之本制勝之大幾矣陛下更以身  
率之深有以感動于人仁者爲此增思慕大行之心智者爲此畫  
撲滅女真之策勇者爲此奮百死無一還之氣天下匹夫匹婦皆

可率而效命于要荒之外自古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悉歸于  
陛下巍然爲萬世帝王之師不亦善乎昔子思之論喪禮也曰必  
誠必信勿有悔焉蓋人子之喪親非可再爲者也今日行禮一有  
未盡是爲不誠不信他日追悔尙何及耶喪居三年雖若久矣自  
孝子當之若白駒之過隙惟恐日月之逝也亦何久之有如合聖  
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  
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初至痛貫五情  
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讐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陰  
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服喪三年  
卽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  
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  
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  
亦必佑助臣不勝大願臣雖守外郡不當論事然職列禁嚴獻納  
論思均有責焉且其所述皆前古聖賢之論非出私意陛下學問



高明孝思深切遭此大變振古所無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舜而論僅同敝屣夫何足以解憂者必將有取於此言是以不敢緘默謹味萬死薦之聰聽取進止

紹興元年三月四日上殿劄子

程俱

臣伏觀二月二十六日手詔陛下以國難未平寇賊滋熾慨然以四事詢於侍從臺諫之臣誠急務也然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盡責使之含糊前卻坐失歲月而恨功業之不成者良以此也其故安在夫言必有用否事必有成敗必然之理也言不合則見排于當時事不諧則追咎于始議則人皆莫敢盡情而任責矣且以近事言之時方主戰則主和者爲罪人時方主和則主戰者以遠貶以南渡爲非是則執政以請移蹕而賜罷避狄有定議則宰士以請駐蹕而外遷欲理財而資軍食者則或被聚斂之名欲治兵而厲威武者則或負不愛君之謗時有未至勢有未便其言不用容之可也而因以斥廢使負大罪而被惡名

此有志者所以解體而憂國者所以寒心也如是陛下之臣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藺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善將如韓信不敢言去漢中而下三秦通才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矣時有用捨事有成否戰有勝負一有不至則將負不可解之罪於無窮此臣下之所懼也臣願陛下采狂瞽之言下丁寧之詔俾論事者得以盡情任事者無悼後害容之以大度示之以大信揆之以道而采用焉方今陛下焦勞於上臣庶憂憤於下蓋惜分陰揀焚溺之時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況席祖宗之成業因天下之恩戴厲精嘗膽攬羣策以興事功則亦何爲而不成何敵而不服何功而不立哉取進止

臣竊以陛下聰明英武雖已出于天縱成于日躋然古所謂念終始典于學與夫監于先王成憲者固不可略也高宗所以爲商中興王者以是道也人君之學異於臣庶學爲王者事而已使大學之道成於胸中則其聽言應物出入起居發號施令莫不唯理之

從而恢恢然有餘地矣臣願陛下選端亮敦厚通知古今識大體之人專以侍講讀爲職使之日侍左右以備顧問不必俟開經筵也要令出入禁闕常在上前如漢侍中尙書郎之比清閒之宴爲聖主陳說治道與古之正心誠意修身愛物任賢御事之宜古今成敗之事亦所以資緝熙光明之萬一非小補也伏見陛下勞心焦思念國步之艱難懷二聖之北狩天下之大不足解憂諒無燕豫便嬖之娛矣儻使儒生日奉簡編于前講論古今不惟仰裨海岳亦足少寬聖懷以度永日豈不賢於條事哉若乃截截諛言沾沾自喜傾覆如主父偃險躁如賈捐之捷給如韋渠牟狂悞如李訓與夫浮華嗜進之徒而爲之則又不若無之爲愈也狂瞽妄獻愚忠惟陛下裁赦

臣竊以方今強虜憑陵羣盜充斥國之大事莫急于兵戎人之司命莫大于將帥今舊勳宿將固已選而用之矣惟才之難不可不兼收而預擇也臣以文武臣僚之中或有才略忠勇之人足以爲將帥而未用者倘俾二府與前執政于文臣中管軍臣僚諸將節度使以上于武臣中各保舉一人簡而儲之以待將帥之選亦漢之數路得人之意也

轉對狀

程俱

右臣轉御史臺牒十月一日輪當轉對者臣伏讀改元德音宗祀赦令陛下所以勤恤人隱惻怛丁寧之意可謂備矣豈非以謂人心者邦本之所以固耶自天下兵動以來其橫潰四方爲生靈之禍國家之憂者眾矣然有叛卒而無叛民今者江西福建湖廣之民往往起而爲盜此不可不思其故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今仁愛之言聞於天下屢矣元元之民必將冀其實也且朝廷之民之所患莫大于科率之繁重故令提刑司覺察州縣科率者以自盜賊論夫科率之繁重由府庫空竭橫費日加也不取之民將安出哉如此則雖以自盜定罪日殺一人而不能禁其科率之爲害又不如姦賊不才之吏之爲害深也所謂科率

之錢官用一二私取八九者是已監司不按與之同罪所以禁切之亦至矣然賊吏終不止者何也由不慎擇守令監司而未嘗正賊吏之罪故也遠州僻縣未嘗聞使者之足音使傳忽至非搜府庫竭膏血輟耕穫之夫以挽負于道途耗糧儲以悅隨之吏卒則親舊賓客請託爲奸如是而已民之疾苦不問也賊吏不按也豈惟不按又罔朝廷而薦之州有軍期之庫縣積軍期之錢如德音所云者皆是也然且迭爲姦欺不相蒙則相持耳夫監司郡守不  
慎擇賊吏不正典刑無額之斂無所稽考告賞之科不嚴則雖日下一詔而姦賊之吏不悛也如此則德音之欲去賊吏之弊者尙爲有實乎夫科斂之害未能遽去也剝民之財破民之產常使其入皆以資公上緩急之須則元元之民尙無憾也而所謂官用一二私用八九者存焉此民之所以怨也縣令不能徧知也則亦慎擇郡守監司而已朝廷誠恤窮民疾賊吏何不遣一忠信才能之使取一二州科斂侵盜之尤廉核而考驗之若其匿文書庇胥吏

俾使者不得治者則其姦狀明矣罷之而別置又重告賞之格以發其姦而賊吏得矣賊吏得付之定法而必行之如祖宗之時或可以少警矣如此而後橫斂之患稍息藉令不得已而斂之悉以資公上之急而不以肥賊吏之家矣庶幾民少安而無怨則聖主所以發德音而下明詔者非空言也惟陛下留神裁斷以安窮困之民則天下幸甚

南宋文範卷十四

南宋文範卷十五目錄

奏疏

彈秦檜第二章

石氏家乘

除左正言奏事劄子

第六

除左正言奏事劄子

第十九

諫講和劄子

崇古文訣

治安劄子

務農劄子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

戊午上高宗封事

上孝宗論兵書

輪對論和議異議疏

措置海道回奏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疏

石公揆

鄧肅

鄧肅

尹焞

趙鼎

蘇籀

陳東

胡銓

胡銓

汪應辰

汪應辰

汪應辰

南宋文範卷十五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彈秦檜第二章

石公揆

臣伏觀相國秦檜以狠愎剛傲之姿愚暗執僻之性惟務自勝罔恤人言臣試數其罪設法科斂剝民日恣開門受賄中外珍寶鱗集何貪如之欲快私忿委任范同叟照王次翁輩誣陷善類殺戮無辜何酷如之親屬濟惡奪民田四千餘畝有司怙勢抑民何殘如之軍國大事悉決於已無一至陛下前其竊柄為何如內外要官皆出其門諸所進章具稿稟白其欺上又何如且專權肆潑恐人議其後使子熺冒領史職此其意在掩惡公論何容焉至若劉錡韓世忠岳飛等勇敢忠勤奮義恢復而或貶或刑烏乎其任將趙鼎張燾李光諸人忠憤激烈志存雪恥乃落職遭逐烏乎其用賢近日罷宣府三司罷諸路援兵頓弛武備罔意邊防烏乎其為

國甚至我與金讎不共天不思報復而立主和議君父之謂何而顧隱忍若是也槍負十罪和議尤為誤國誠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苟不蚤行罷黜恐威柄潛移陛下之勢孤矣臣備員樞屬義難坐默伏望速垂御斷臣即誅死猶生之年俯伏不勝激切之至

除左正言奏事劄子

第六

鄧肅

臣今月初六日以本職上殿論前日叛臣爭事偽楚大小輕重亦自不等欲乞先立罪格一定於此然後按偽楚之籍取叛臣姓名就格斷之庶幾君臣之間皆不得以容私一網而盡不廢朝廷之力臣遂不敢瑣瑣具當時叛臣姓名敷奏惟先立二格而已伏蒙陛下謂臣在圍城之中固知姓名令臣具奏臣謹取臣所撰二格以按叛臣之罪為陛下盡陳之臣所論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日諸侍從而為偽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升莫儔呂好問李回是也時雍等今已賜罪獨好問平日端謹不墜家聲一旦與王時雍處獨事偽楚朝臣為好問痛惜之然當時士人或謂好問有反

正之志所以維持王室者不無力焉臣考於名教觀其踪迹有大不然者始為奉冊使俄為門下侍郎雖三尺之童已皆知其叛矣今陛下擢于偽命之中置之二府是以叛臣而為股肱之臣也其二曰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如司農卿胡偁太府卿朱宗之為侍郎大理卿周懿文之為大尹盧襄李擢范宗尹等皆起于宮觀以為禁從是也胡偁周懿文等今在桎梏固不足論請論其餘者且金人破城自南壁始李擢盧襄實提舉其事日聚羣小浩歌城上虜已空壕恬然不顧破吾京城實二人也及偽楚一立則由責籍宮觀之中復居近侍之職其不臣之迹已彰彰矣范宗尹昔嘗于宣和廷對揣王黼之志數蔡京之罪其於梁師成童貫等略無一語及之姦雄可知矣靖康之初遂竊虛名以居臺諫當官則以奴僕事耿南仲以求禁從城破則以妾婦事范瓊以資口腹及偽楚一立則起于宮觀以為諫議殆不知所諫者孝耶忠耶叛逆之事耶邦昌據寶位犯宮嬪罪已顯著今其腹心之臣尚可用

乎其三曰撰勸進文與獻赦書是也且赦書之惡不減勸進其詞云有堯舜之揖遜無湯武之干戈不惟不忠之語可駭天下至於廟諱便不復顧雖犬馬有所不爲朝廷取撰勸進之文者投之嶺外而以撰赦書者止令分司是不知亦何私於顏博文哉其四曰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論冊命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使邦昌安然得陽爲揖遜北面而拜者三南面而拜者二揮涕就位以事美觀皆事務官之力也且陛下登九五之位天下欣躍如獲再生朝廷不聞有先時而爲事務官者及僞楚之立而十友紛然如水就下此其情尤可惡也然當時詭祕姓名人不盡知今乞詢原提舉官呂好問則十人之迹無所逃矣其五曰因張邦昌改名是也何昌言先奏於僞楚之廷乞改爲善言其弟昌辰遂請于部改爲知辰惡犯昌字也且當時顏博文之爲赦文更不顧廟諱而昌言昌辰切切然惟恐犯張邦昌之諱如此是時羣臣不知

果有宋德耶果無宋德耶論至於此臣但泣血而已已上數等臣乞定爲叛臣之上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其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于僞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如馮獬是也從駕而出脫身而還尚忍行平日從駕之路入平日朝謁之庭伏拜他人便爲君父此不知果何等用心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尙爲中書舍人陋儒無知平昔碌碌此果不足論也然在淵聖朝旣爲從官在僞楚朝又爲從官今復因循不失舊物是事陛下如事僞楚事僞楚如事淵聖略無彼此之間矣陛下雖尙容之未正典刑不知李會亦何施面目尙敢持橐以行天日之下乎李會平日嘗與范宗尹對語曰邦昌實無罪而陛下責之爲非切切然爲其僞主游說如此信乎桀之犬可使吠堯也所謂臺諫官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僞楚之庭矣且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也虜騎迫城尙持講和之論聖駕將出

曾無一言之戒天作奇禍則倉皇失措遂居他人之庭復處臺諫之職所謂節義廉恥果安在哉今日尙有不易舊職者不知其所立如此又何以論他人之過耶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差遣是也然此不可勝數自僞楚以後謂之權官而被僞命劄子者皆是也臺省寺監學校勅局無所不有乞專委留守司按籍取之則無有遣者其三曰願爲奉使是也黎確之使趙野李健陳職之使翁彥國擁黃旗待僞告左右僕從皆受僞恩馬上洋洋自號奉使力說勤王之師以爲邦昌久居之計故邦昌曉諭曰候勤王師退然後開門蓋恃有一二奉使耳借使一二奉使能巧爲辭說以惑今日之聽臣當問之曰邦昌何爲者豈有朝士乃甘心爲之奴僕乎旗色用黃賞人用告皆若所攜矣此又何自而得之哉已上數等臣乞立爲叛臣之次于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職不廢但竊祿食臣乞赦其罪而錄其名蓋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旣不足責又不可用但置之而已臣竊觀近世士大夫所論以爲僞楚之事爲

金人迫脅無定罪者臣以爲蘇軾誠喜李白謂白從永王璘也當由迫脅終以李白爲豪傑之士殊不知迫脅而從不過畏死耳豈有豪傑之士畏死而忘義乎況臺諫以上朝廷以國士待之待之以國士而報之以眾人此果何等人哉雖才如李白亦當賜罪況皆凡下奴才無足取者伏望聖慈特賜剛斷無惑羣聽腹心之患旣除則邊鄙之虞可以消矣惟陛下聰察取進止

除左正言奏事劄子 第十九

鄧肅

伏觀十三日赤氛夜起橫貫斗柄士夫驚歎莫知所自況職在言路者又當如何竊考自古天變人主所以謝之者不過避正殿減常膳而已陛下自登寶位未嘗輒居正殿而飲食菲薄幾同臣下其所以事天者蓋亦無所不至矣而天變若未息焉其故何也蓋嘗考康定元年春三月京師大風晝冥經刻是夜東南有黑氣橫亘數丈赤兵氣也黑殺氣也用兵之時豈免兵氣迺于殺氣則爲變尤大矣然仁宗之時則朝廷無事人物繁庶其致治之道過于



成康是來天變不足慮乎蓋仁宗皇帝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此天變所以不能為災也陛下切切願治之心固無愧于祖宗矣然風俗頹壞為日滋久雖欲正之不能遽革故今日綱紀未肅賞罰未信叛臣未去姦賊未滅比之仁廟猶有愧焉此臣愚所以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己也臣愚欲望陛下下責己之詔來切直之言號令必行無使壅遏所以肅綱紀功過並錄以稽邪正所以信賞罰按偽籍以考張楚之臣不使輒居侍從臺諫則叛臣遠矣驗刑書以責貪污之吏不使分布內外要職則姦賊滅矣如是則陛下應天之實亦無愧于仁廟雖有殺氣亦不害四十餘年平治況止於兵氣而已耶蓋天心不遠人心是已有德于人則無媿于天不必于人心之外更求天也五季之末康證嘗有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蝨賊傷禾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毀譽亂

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蓋天變不常所以戒人君倘能自慎何足懼耶人事不修所以兆禍亂苟不知戒斯不亦可畏哉陛下於其所可畏者日加慎焉則所謂不足懼者又何能為陛下累乎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諫講和劄子

紹興八年

尹焞

臣輒罄愚衷上干聖聽退循僭易甘俟誅戮伏念臣本山野陋儒絕意仕宦靖康之難幸脫危辱遭遇陛下遠加聘召不容固辭力疾造朝一歲四遷乞身未從便塵禁近封章八上天聽莫回臣疏愚衰病決難昌處況今虜使在廷國家之事臣竊意睿謨已定足以懾敵今者淡旬未覩長策中外憂憤人心靡寧臣屢欲親叩冕旒少布愚見而臣自十一月十六日冒寒暴下謁告臥家雖加藥石至今未愈由是不能勉強祇命覬望清光又慮一旦溘先朝露齋恨九泉辜負陛下眷遇之意臣之區區不敢默已竊惟本朝戎虜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

有宋文苑卷十五

五

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貳遠近愛戴國勢可保設若人心輕搖豈至今日前年徽宗皇帝宣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亦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虜志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啟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吾國陛下必爲此議則人心自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于此矣不識陛下亦嘗徐謀而熟慮乎抑亦在廷之臣不以告也臣觀陛下所以不觀眾說力求和好者不過謂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人掌握不知虜人之情專尙姦詐虜人之求無有紀極坐竭帑藏歛及百姓撼動人心沮喪士氣異時悔之固無及已禮曰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方將信仇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欲與陛下

下抗禮於廷復使陛下北面其君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共戴天之讐與之和且猶不可況實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或以謂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訓飭號令申嚴賞罰鼓舞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尙何和之爲務臣願陛下深思熟慮廣採眾論以全大計勿以成算重于改圖則天下幸甚仰惟聖謨默運必使萬全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而中外之議踴躍靡寧機事之微生靈所係伏望陛下萬幾之暇曲賜睿鑒于昌天威罪當萬死

治安劄子

趙霈

臣嘗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治亂之機相爲倚伏安者危之對居安而不戒則危有時而至治者亂之反恃治而不修則亂有時而生惟安而思危乃能常安治而思亂乃能常治茲自然之理聖人之所不忽也仰惟陛下出承列聖之丕基適當陽九之厄運中原俶擾黎民塗炭九年于茲矣秣馬厲兵而士氣始振興衰撥亂而

武志方申天時既至人事已極比者皇威奮張寇戎遠遁已肇中興之業坐收不戰之功天其或者殆將悔禍使之至于治安乎茲者鑿與言還天人和悅遠邇又寧所謂安危治亂之機正不可一日而忘也臣敢以漢唐論之光武時王室初定因馮異自長安入朝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小白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然則光武所以能保帝業其由馮異之言乎唐太宗時高昌既平魏徵曰昔齊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于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小白曰寡人與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等無得忘叔牙之爲人也然則太宗所以能保其業其由魏徵之言乎夫以後漢初定天下唐既平高昌宜若無所憂矣馮異魏徵乃引小白管仲鮑叔牙之語以爲戒此無他欲其思所以

危則安思所以亂則治故也馮異願光武無忘河北之難太宗自謂不敢忘布衣時臣亦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則治安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恢遠圖知燕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知喜樂不可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卒之警則凡所謂備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餽餉之艱則凡所以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臣今于此當念扈蹕之際務殫報國之誠指陳得失獻替可否庶幾君臣上下共享治安之美如漢光武唐太宗時無愧馮異魏徵之所陳矣區區狂瞽不勝至願

務農劄子

蘇籀

臣聞王政之先務農爲本觀周公豳風所陳后稷以來田畯耜耨斧斨蠶桑重糝滌場黃纁績褐想見先王愛利厚生之敘慨然稼穡艱難小人之咨者思文之粒烝民底于道矣古之治財者非一孔籠貨算緡運米歛積甚勤且裕而周公所陳淵源深矣珠玉泉貨寒不可衣飢不可食有補飢寒而至重者粟帛也二者不充則

南宋文獻卷十五  
他財無益蓋禾不天降非民力不生縑不地湧非民工不成今陛下帑藏出于租稅每歲祿廩軍實以百萬計五年之蓄九年之備殆其可念自昔承平諸路之賦常不能自給素所仰者東南數十郡今淮南往往爲斥候之郊罕復種植賦入惟恃二浙而已吳地海陵之倉天下莫及稅稻再熟貢綿八蠶方今縑綺之美不下齊魯又增以鹺鐵籠權之盛夫復何加白丁工女終身絲穀伍符尺籍盡力邊疆行陣者無暇播穡南畝者甘心餉饋二者互相養衛田夫必億兆于甲士犁牛必百倍於戰馬而後濟矣嗚呼孰與溫飽天下而富強邦國非農也哉四民之最苦辛三務之最勞劇苟寬裕其生生之業則士商工及末務者亦不匱矣臣竊惟先聖有敦本興王之要道田里之安恃賢守令亦不必其躬行阡陌以爲勸課惟科歛正辭惻怛務實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人心悅則陰陽和陰陽和而天地平於是風雨時若耕織咸遂殆其庶矣太公言寬民之目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

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夫如是地無遺利家有羨餘縣官豈在加賦侵牟而後足用閭閻困乏則邦本不固矣姑令有司量入爲出出納之間不失欽慎歲計時辦裁抑浮冗累歲均省必致京坻之豐山嶽之儲帶甲百萬陳錫周洽筐實盈溢民有蓄藏穀縑雖鉅萬不以爲家貲數雖公私咸有九年之積可也禮義益敦風化益厚矣陛下待遇守令賞罰以其勤惰於民才否必由民之謗譽敢不盡力哉嘗聞漢人推衍鹽鐵條目之說至數十萬言亦是裨益邦家之術臣謂習讀詩書敦本而未茂矣儒家仁富與霸道固異也臣不勝區區越職昧死以聞伏惟聖明裁擇取進止

宣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

陳東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于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

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愷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又況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謂陛下先誅所謂奸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不捐軀效死為陛下用于是賢才如八元八愷者可舉而用矣夷狄何足患哉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勳之徒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太上方恭默聽斷起京閑散之地擢實宰司京天資凶悖專權跋扈首為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儉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也包藏禍心實有異志

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奸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頃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其奸狀故此數人為京立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怨之緣京用事奸人並進王黼相繼為相位至公傅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君上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賈官鬻爵貪饜無饜奸賊狼籍縉紳不齒觀其所為大抵效京朔方之豐黼實啟之是時童貫實同其謀貫本與京結為表裏因京借助遂握兵權至為太師進封王爵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閹卒庖人防圍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謬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千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朝兵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蓋嘗聞之邊人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為貫親隨厚賞先及夫

以師之耳目常在大將旂鼓進退從之勝負繫焉貫身去敵常數  
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以見敗衄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  
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敗壞埽地而又貪功冒賞  
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  
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何  
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奸盜我儒名高自標  
榜妄立名號眾稱隱相欲攬國家之柄盡歸諸已欲使天下士大  
夫盡出其門端人正士往往望風疾走而避之亦有不幸而遭其  
點污者一時苟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至顯位王黼之進實賴  
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為相臣專秉國  
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  
司郡守往往皆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於去歲太上一  
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已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  
職也宦官擅權乃敢僭擬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焉可勝寒

心頃歲李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在州  
郡據堂獨坐使監司郡守列侍其旁而列侍之輩咸藉彥進不敢  
輒違臣等聞中間曾有人詣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側  
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李彥凶燄  
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當職官吏稍有違忤即諷監司摺撫他  
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鬱而死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  
不知其幾人愁歎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  
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克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清溪之寇  
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  
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傷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  
所致生靈何辜按勔父子會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夤緣入仕  
交結閹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燄可炙出入禁闈無時而衛士  
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為收買  
花石進用之物其實盡以入已自初至今不知其千萬數父子每

以勾當公事爲名多挾官舟往來淮浙與販百端騷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于民四散遣人盡行收括士庶之家一花一石墳墓之上青松一柏輒用黃紙緘題以充進貢撤民屋廬削民塚塋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迹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實生其間必作威福徧勒州縣期于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罵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而後已由是致人顛陷溺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酌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上皇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滋起兵革不休遂致夷狄交侵危我社稷太上哀痛情實切至前日詔書一出觀者如堵婦人孺子亦常流涕臣竊恐太上罪已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疑惑蓋京等平日收恩于已歛怨于上前此罪狀未白天下不無歸怨于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何以慰太上

之心雪太上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而況今日之事王黼實專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實費枝梧是故陛下新卽寶位遽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憤究其所由蔡京壞亂于外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虜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乾剛夬決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市朝與眾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果成于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未振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于竄逐禍胎尚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羣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而況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于茲

尚恨未得尙方斬馬劔斷其要領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楊  
戩雖死願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塚暴其骨以解天下之怨憤梁  
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開邊師成實有助焉朱勔以奇技淫巧  
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勔建議  
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此勔當如何乃有稍聞警急朝廷不暇  
安枕之際勔父子遽先眾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  
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京東盜起斗米千錢兵民缺食中外憂  
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太上  
詔罷西城所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尙欲強占不肯交割及  
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如此尙復可容臣等願陛下斷  
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于今日傳云去惡如農  
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戎  
狄背叛正爲此六賊者起陛下其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  
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于此

也陛下赦而不誅卽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  
于受禪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  
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爲悖逆太上升立陛下爲太子  
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  
之功以爲己力耶此大不然者願陛下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  
顧杖策親征以威醜虜彼雖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昔日澶淵  
之禍乎臣等竊謂親征之詔一出虜人心寒膽落矣議者或謂兵  
食未足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卽位天下歸心今更誅此  
六賊以快其憤孰不效死爲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  
不能捐軀報陛下耶況聞比日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時忠  
勇精銳之士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去而其財用  
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籍沒六賊及他宦官幸臣素  
冒錫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  
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死臣



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戊午上高宗封事

胡銓

紹興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臣胡銓謹齋沐裁書昧死拜獻于皇帝陛下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者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

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尙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遠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

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明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

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小臣狂妄冒瀆天威甘俟斧鉞不勝隕越之至

上孝宗論兵書

胡銓

起居郎胡銓進故事曰隋文受周禪令賀若弼平江南擒陳叔寶先是弼請沿江防人交代必集厯陽大列旗幟陳人以爲大兵至旣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不復備及是弼以大兵濟江陳人弗覺遂平陳臣聞兵法曰兵出詭道又曰兵以奇勝何謂詭變詐百出以計取敵曰詭弼請沿江防人交代必集厯陽是也何謂奇出其不意使人莫測曰奇弼以大兵濟江陳人弗覺是也中國由正道夷狄由詭道中國以正勝夷狄以奇勝由正道者常不得志由詭道者常得志以正勝者常少以奇勝者常多此自古及今中國

所以見陵於夷狄也建炎戊申虜人請和聲音提兵百萬有事河北初無窺維揚意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真以爲不吾襲也既而以精兵萬人直擣揚州而汪黃安坐中書猶不知虜兵之至也一旦六飛蒙塵倉皇出奔幾不免虎口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虜人未嘗不由詭道未嘗不以奇勝而我終不悟也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師竊聞道路之言虜人款我以和潛師窺伺或言多造戰艦由海道以進或言實粟塞下由間道以來雖未必可信然弼之沿江防人必集厯陽前事之驗也醜虜之計安知不出於此而陛下前日奮然詔下謂和決不可成有識咸鼓舞以爲聖神遠慮洞見犬羊之情有如著蔡近日邊臣遣兵官孫造往返境上疲于奔命竟不能得虜人要領其愆期爽約亦可見矣臣願陛下堅守前日和不可成之詔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越之圖吳則社稷幸甚生靈幸甚

輪對論和議異議疏

紹興八年五月

汪應辰

臣伏見日者敵使在庭中外洶洶朝廷之上號令紛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息臣惟疏遠有以見聖意之勤止也然臣私憂過計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既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正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議決不可成其成也或不能久臣獨以爲不然昔秦之謀楚也固嘗與之地借之兵而結爲兄弟又爲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秦之謀齊也與齊通和凡四十餘年未嘗交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之成不如是之久耶至若謂敵人有悔過效順之意則臣雖至愚不敢以爲信也臣聞王倫之行未嘗一詣其庭是必有詭謀密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于我哉又聞敵之還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雞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

順之意而翻然以與我和是何故也陛下誠能以此思憂以此思危則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臣謂敵使既去所宜申戒執事交修庶政陰飭邊吏厚爲守備今乃肆赦中外厚賞士卒褒賞帥臣動色相賀以爲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患也方朝廷患異議者之不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自固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于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專之猶卻眾謀況其非乎導人使諫猶恐不至況拒之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出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

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慮豫防常若敵人之至勿恃獨斷之可以成務而慮已從眾常恐下情之不盡也兢兢業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于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爲讐人役哉取進止

措置海道回奏

汪應辰

臣伏見比者敵人既退海道宜若無可慮者然臣被旨出使職當詢究利害以歸報于上庶幾不虞之戒將來之備或有取焉竊惟兵興以來三十餘年講究指畫防括之計無遺策矣而臣愚猶有疑蓋今明州之分屯於海上皆水軍也舟楫之于海其所因者風耳順風而行則瞬息之頃已數百里不然則寸步不能進也彼其所以能來者其得風可知矣我乃逆風而迎擊之其難易勞逸之勢不侔甚矣或以爲扼其後而襲之則我之與彼皆順風也夫均是順風然彼先而我後彼往而我隨亦未見其必可勝也況或者眾寡強弱之不敵耶臣以爲于舟楫之外能據其便利扼其要害

則用力甚少而功倍之有不可同日語者何則敵人之來非大舟不可以浮水非乘潮不可以入港非小舟不可登岸今誠于明之定海選練步兵分列港岸而又多設機械以隔閼敵所從入之路彼雖僅能入港而潮退之後舟爲無用矣岸上之兵強弓勁弩牽石火礮乘間俱發彼輾轉於泥塗之中進則不能前而退則吾以舟師邀之可坐而斃也如有縱之使去雖復入于海亦將安所爲哉此萬全之計甚易見也夫捨堅而攻瑕以逸而待勞處高而臨下此皆用兵之道今專意于水軍而岸上乃無一夫持兵而誰何者此豈非有所未盡乎然方國用匱乏而議欲益兵此其勢又將有未易行者矣伏見明州水軍有選于諸寨土軍者有選於本州禁軍者有取于諸州弓弩手者其間雖多強壯伉健而海道則往往非其所習也歐之登舟掀簸敲仄則悸眩而不能立嘔逆而不能食瀕海之人類能言之此正可以用之于陸也至於見在海舟以近降指揮則例計之其羨卒不下千人舟之大小自有分量人

數過多適足爲累而明州弓弩手五百人名爲水軍其實止就本州教閱今若干軍中通選一千五百人取其可用于陸者以爲步兵如此則無益兵之費而水陸之技各盡其長備禦之方始得其要矣天下之事必昔人所已行與今人所嘗試乃能盡得其利害海道用兵自昔未有著其法者而近年防海道亦未嘗一用之也是以因仍舊貫不復他議况舟師在海乃曰備之于陸其言若未易信而理則有可見者伏望聖明裁擇幸甚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疏 紹興元年三月

汪應辰

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雖率爾以對卒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臣陳其說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繫乎人君之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義與利而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爲人臣則盡心戮力而無所避直言正論而無所隱凡義之所當爲雖死生禍福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上之從外若柔順而其實

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謾及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又何有於君上哉故傳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夫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不能辨別之者蓋順從則取悅違異則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則多與廉靜則易退巧佞則難遠故以同異爲愛憎以愛憎爲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真矣恭惟陛下明智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羣臣其材分高下皆無逃於聖鑒矣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失在於取人不觀其行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是能辦事也是能趨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事以忠信誠慤之心行之猶懼不濟況付之於無行之人乎欺罔以售其說刻剝以營其私蓋將無所不至矣而其益人之國者果何在哉此不觀其行之弊也今有言曰某利可興某功可就往往進之以爵祿予之以事權徐而攷之則名實相反績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爵祿事權猶之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之弊也夫不觀其行則頑鈍者無所愧恥不覈其實

則誕謾者無所忌憚是毆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其積寢久其流寢遠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陛下爲久安長治之計思清源端本之道於邪正義利之辨特留聖意獎任忠厚正直之士貴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夫浮虛輕躁前後反覆者則懲沮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爲善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何患士風之不美節義之不立也取進止

南宋文範卷十五

南宋文範卷十六目錄

奏疏

看詳羅萊恭改正漢書次序文字狀

論兩淮鎮戍要害奏議

論軍費劄子

論未可用兵山東劄子

辛丑延和奏劄

戊申延和奏劄

乞進德劄子

乞修三禮劄子

面奏廟祧劄子

大行太上皇帝廟號疏

歷代名臣奏議

論行用會子疏

選擇監司郡守議

王之望

王之望

林季仲

史浩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尤袤

辛棄疾

周必大

論江上事宜疏

歷代名臣奏議  
歷代名臣奏議

虞允文  
范成大

南宋文範卷十六

長洲顧少卿先生鑿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看詳羅棊恭改正漢書次序文字狀

王之望

準監關看詳都省批送下羅棊恭劄子稱南史劉之遴傳鄱陽嗣  
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之遴參校異同錄其異狀數  
十事其大略云真本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  
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真本號班固自序為中篇而今本稱  
為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真本云彪自有傳今本外戚在  
西域後而真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孝  
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而真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  
傳上乞依真本改正次序者臣等謹按南史蕭琛為宣城太守有  
北僧南度齋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  
固真本琛求得之以餉鄱陽王範獻於東宮今棊恭所稱劉之遴



參校者乃蕭琛所得北僧瓠中書也本傳既云相傳爲班固真本則其是非固未可知按後漢班固傳顯宗永平中受詔終成漢書積二十餘年至章帝建初中乃成今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已西郎班固上與本傳歲月淹速不同可疑一也前代人臣所上書籍皆有臣字如臣向臣何晏等是也今稱郎班固上而無臣字可疑二也班彪以後漢建武三十年卒于前漢不當有傳班固止因自敘上及其先今云彪自有傳可疑三也劉知幾史通稱章帝建初中固成漢書後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詔其妹曹大家校敘選馬融等十人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然則漢書次敘又經大家編次設別有班固真本大家固當遵用不應爲爾異同竊觀前世經傳固有編簡失次者如書之武成禮之樂記文字顛倒灼然可知而先儒謹於闕疑不敢有所釐正矧如漢史篇帙有倫豈可以訛僞之書輕亂舊貫正使此本果出班固則已載南史學者可考何必于千載之後追改

成書如顏師古劉知幾號爲鴻博皆精研此學非不見南史所載而不以爲疑者蓋知其出于謬妄也裴恭稱歷代史籍皆以帝紀爲先后妃爲次又次以諸王列傳惟漢書以外戚列於西域之後諸王雜於諸傳之中與歷代諸史頗異按后妃紀傳自范曄後實冠傳首而宗室諸王未嘗不分在諸傳中至唐書始次在后妃之下而云漢書與諸史頗異蓋所未詳裴恭云魏晉以降腐儒曲說逞其私智而錯亂之按師古集註漢書實采應劭服虔二子漢人初無異說而云魏晉諸儒所亂殊爲率爾裴恭又云方今恢崇庠序留意藝文惟班史次序未正訛謬雖不足害治亦太平文治之一疵恭按淳化中太宗命杜鎬等分校漢書咸平中眞宗命陳堯佐等覆校及嘉祐六年仁宗又以命陳繹而詔歐陽修看詳至熙寧二年奏御已經累朝刊正舛誤洪益後學其利甚多而云文治一疵尤爲厚誣契勘見今漢史行用已久散在天下家有其書若復亂其次序無益學者徒成紛擾所有羅裴恭所乞恐難議施行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兩淮鎮戍要害奏議

王之望

臣伏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備錢端禮奏內稱昨來敵人累次侵犯皆自西路入寇蓋濠壽之地徑捷而糧船多自清河以入滁今西路部分要害已得其宜若嚴切固守無致侵犯東路滁州一帶最為上策設若透漏奔衝則郭振全軍與西路軍馬夾擊甚為利便及令劉寶郭振互相照應臨機制勝遇有兩路連接事機星火關報協力一心無致差悞奉聖旨劄與淮西宣諭司臣觀錢端禮所陳甚合事宜契勘兩淮屏蔽大江利害一體尤不可以東西分朝廷既差兩宣諭遂有界限勢使然也且如以前宣撫都督通管兩路則如何分得東西淮南形勢淮水殊不足恃而大江狹處最是采石敵人每來由巢縣和州一帶徑至江上最為要害其次方到六合揚州蓋江道闊而路稍背也今西路措置修石湖亭昭關等處關隘使賊不得至采石則是兩淮最要害處西路已獨當之矣

其餘光黃桐城等處孔道甚多皆須隄備六合雖隸淮東而地鄰西路臣所以欲兩路相關措置設有緩急自合兩路相應此事臣與錢端禮所言一同乃今日措置兩淮之上策也若要固守濠壽等州使敵不犯滁州一帶則必無是理臣前奏廬壽光州決不可守濠州若敵大入亦須保橫澗山而兩路中間接近去處即合相關措置蓋緩急分東西不得敵奔衝東路六合必須西路夾擊若欲固守濠壽使不犯東路滁州則西路亦豈能獨任其責滁州不可守也滁州之不可守而守六合而壽濠之地其可責西路之保守使賊不透漏乎今東路劉寶一軍把遏水道外殿前一軍人數甚眾將來屯在揚州郭振軍在六合所備此一帶平闊然不過一二百里之閒而西路疆界闊遠邊面千里地平如掌又無城池之固若不據險不知用幾人雖有大眾終不足以當敵人之騎兵見今張守忠軍屯巢縣與時俊保石湖嶺王彥屯和州保曠口昭關戚方屯桐城保北峽諸關敵兵不犯去處方可抽那應援令敵人

分兵一犯西路昭關一犯東路六合州則各處僅能自保而已此所以備禦之不可不嚴也故臣曰西路當據諸山之險以控其兵鋒東路當扼清河之口以斷其糧道淮西若不扼諸山之險而守濠壽以蔽障滁州此乃劉錡王權輩前車之覆轍也若西路敗於濠壽之閒則將何兵馬與東路夾擊于六合乎西路既敗非徒無可以應援東路而東路六合揚州之眾亦恐不復能枝梧矣若吾據關守險非徒可以自保其處敵知吾有備亦未必便敢深入使其送死則吾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正墮吾計中何以得志故臣以為今日措置兩淮之上策無以加此臣與錢端禮所論大抵相同只恐淮東指準淮西固守濠壽欲其不犯滁州將來卻成相誤臣愚欲望聖慈預戒兩路諸帥遇有侵犯兩路相近要害去處互相策應不得坐觀成敗臨時朝廷更嚴賜指揮蓋此非兩宣諭之力所能獨辦也仍乞降臣此劄行下照會庶幾不致疑誤取進止

論軍費劄子

林季仲

竊以天下之勢猶一身病在四支不足憂病在心腹為可畏天變見於上坤載震於下水旱不時兵戎相繼此四支之病也爵賞及於無功府藏困于冗食賦歛仍數人民怨咨此心腹之病也邇者國運中否禍亂頻承二聖六宮遠征沙漠兩河之地淪於異域生靈瘡痍迄今未瘳斯病也亦云劇矣然而陛下入承大統海內之民悲喜若更生無懷二心以他適者繇祖宗以來除煩解澆輕徭薄賦涵養垂二百年深仁厚澤有以結其心爾臣以是知天下之病在四支不在心腹也然國以民為本民以財為命取之過多予者亦怨官曰和買買者初不和也民曰樂輸輸者初不樂也錙銖之求不能給億萬之費涓滴之積不能實尾閭之泄日削月朘寢以大窮禍有不可知者或曰兵貴精不貴多太祖削平僭偽不過十萬所得蜀兵擇其精者止留一百二十人餘悉遣之則嶺南諸國之兵所留者可知矣今列戍相望冗食尙眾蓋亦擇勇銳而汰老弱給以閒田使耕鑿於其中可乎或又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曹彬平江南太祖不與使相但賜錢數十萬其他隨以平難者皆厚賞之終惜名器不肯輕予今邊陲有警全軍轉官有功者侮無功者怠非所以示懲勸也蓋亦告戒諸帥覆實奏功斬獲顯著方許第賞至於給歷乃朝廷之異恩宜留以待立奇於淮北者其餘碌碌從軍止以金帛犒之可乎不然軍費日滋民力愈屈今年月支一百萬明年月支二百萬又明年月支三百萬地未恢復即前日之地也民未蕃庶即前日之民也坐以自困事窮變生臣恐天下之病不在四支而在心腹矣惟陛下蚤圖之幸甚取進止

論未可用兵山東劄子

史浩

臣恭覩陛下特發英斷進討山東以為恢復故疆牽制川陝之謀臣獲侍清光親奉睿旨不勝欣忭然亦有倦倦之愚不敢隱默竊以傳聞之言多謂虜兵困于西北不復顧山東加之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師若至可不勞而取審如此說則弔伐之兵本不在眾偏師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萬一未至盡如所聞虜

人尚敢旅拒遺民未能自拔則我師雖眾功亦難必而宿師于外守備先虛我猶知出兵山東牽制川陝彼獨不知警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耶為今之計莫若戒敕宣撫司以大兵及舟師回守江淮控制要害為不可動之計俟有餘力方可遴選驍勇有紀律之將使之以奇制勝若徐鄆宋亳等以次撫定之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漸次那大兵前進如此則進有關國拓土之功退無勞師失備之患實天下至計也蓋山東去虜巢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害其疆兩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沒則朝廷之憂復如去歲此臣所以夙夜憂懼寢不能瞑而為陛下力陳其愚也且富商巨室未嘗不欲利也然賈于遠者率不肯以多資付之其意以為山行海宿要不可保若傾囊而付之一有所失悔其何及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願陛下留神察焉臣比者誤蒙聖慈使攝事樞筦攻守大計實任其責伏惟陛下照其愚忠速降處分

辛丑延和奏劄

朱熹

南宋文獻卷十六  
五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膺受付托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閒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爲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爲陛下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交與之間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實之列位使之交修眾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閒者有功則

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位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閒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眾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黷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僞讒慝叢脞眩瞶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卽位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閒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猥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旣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擒縱之機周防畏備之

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閒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佞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史胥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奸者又借力于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詭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訶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閒作

災異數見飢饉沱臻蓋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奸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于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倦倦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忠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遮蔽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己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

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戊申延和奏劄

朱熹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倫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

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人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爲治于天下而況於其係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于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爲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

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敕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于無刑之本意取進止

乞進德劄子

朱熹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

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僞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修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爲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君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



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強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爲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暮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勵身心勉進德業使臣早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悃款激切之至取進止

乞修三禮劄子

朱熹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

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效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究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序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閒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同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係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

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  
二十餘名候給局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  
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  
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面奏廟祧劄子

朱熹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  
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教寢遠遷之夾  
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  
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  
與稷契宜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附于  
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  
光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受  
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鄉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  
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

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靈  
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  
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于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  
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鄉之位臣  
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  
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  
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太祖當日崇立僖廟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  
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夫心之所  
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日  
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祇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  
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  
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  
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  
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

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大行太上皇帝廟號疏

尤表

臣等竊惟宗廟之制祖有功而宗有德創業垂統功莫大焉繼體守文德莫懋焉藝祖皇帝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皇帝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眞宗至於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莫易仰惟大行太上皇帝弘濟多難紹開中興功德兼隆上比太祖陛下孝思罔極求所以盡尊親之意稱祖立廟有何不可然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子雖聖不先父食大行太上皇帝親爲徽宗之子子爲祖而父爲宗則難以正尊卑昭穆之序今議者不過以光武爲比太上皇帝中興大業雖與光武同然漢自高祖至於平帝國統中絕光武以長沙王之後起布衣之中不與哀平相爲繼承其稱祖無嫌一也漢制每帝卽位輒立廟不列昭穆故明帝更爲光武立廟號爲世祖廟蓋不與高祖爲一其稱祖無嫌二也大行太上皇帝功德盛大禮當尊崇然實繼徽宗之正統以子繼父非若

光武比也本朝參稽三代之制列昭穆於太廟非若漢世可以更爲廟也仰惟大行太上皇帝孝弟之至冠於百王將來祔廟若在父廟之下而稱祖竊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若更爲廟如東漢則於國朝之制豈容違戾質之典禮則不合驗之人情則不順夫昭穆尊卑之序所以關綱常係事體者甚大豈易輕變乞以臣等此章付集議所參稽禮經博采眾議施行

論行用會子疏

辛棄疾

臣竊見朝廷行用會子以來民間爭言物貨不通軍伍亦謂請給損減以臣觀之是大不然蓋會子本以便民其弊之所以至此者蓋由朝廷用之自輕故耳何謂本以便民世俗徒見銅可貴而楮可賤不知其寒不可衣飢不可食銅楮其實一也今有人持見錢百千以市物貨見錢有般載之勞物貨有低昂之弊至會子卷藏提攜不勞而運百千之數亦無虧折以是較之豈不便於民哉何謂朝廷用之自輕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

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此無他輕之故也近年以來民間輸納用會子見錢中半比之向來則會子自貴蓋換錢七百有奇矣此無他稍重之故也古謂將固取之必固予之豈不信哉臣以謂今諸軍請給微薄不可復令虧折故願陛下重會子使之貴於見錢若平居得會子一貫可以變轉一貫有餘所得雖微物情自喜緩急之際不過多印造會子以助支散百萬財賦可一朝而辦也臣嘗深求其弊夫會子之所以輕者良以印造之數多而行使之地不廣今所謂行使會子之地不過大軍之所屯駐與畿甸之內數郡耳至於村鎮鄉落稍遠城郭之處已不行使其他僻遠州郡又可知也臣愚欲乞姑住印造正以見在數泄之諸路先明降指揮自淳熙二年以後應福建江湖等路民間上三等戶租賦並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輸納民間買賣田產價錢悉以錢會中半仍明載於契或有違戾許兩交易并牙人陳訴官司以準折受理僧道輸納

免丁錢亦以錢會中半以臣計之諸路所入會子之數雖不知其多寡姑以十萬為率論之其已輸於官者十萬藏之於家以備來年輸納者又十萬商賈因而以會子與販往來於路者又十萬是因遠方十萬之數而泄畿內會子三十餘萬之數也況其數不止於此哉會子之數有限而求會子者無窮其勢必求買於屯駐大軍去處如此則會子之價勢必踴貴軍中所得會子比之見錢反有贏餘顧會子豈不重哉行一二年諸路之民雖於軍伍市井收買亦且不給然後多行印造令諸路置務給賣平其價直務得見錢而已則民間見錢將安歸哉此所謂將固取之必固予之之術也然臣所患者法行之初僻遠州郡會子尚少高其會子之價紐作見錢令人戶準折輸納及其解發卻以見錢於近裏州郡收買取其贏餘以資妄費徒使民間有增賦之名而會子無流通之理臣愚欲乞責之諸道總領轉運立為條目以察部內之不奉法者俟得其人嚴置典憲以示懲戒如此則無事之時軍民無會子之

弊緩急之際朝廷無乏與之憂其利甚大

選擇監司郡守議

周必大

右臣等聞古者爲民設官爲官擇人故凡監司郡守皆當選才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爲限也然知人之難今昔通患非親非舊遺佚者多於是設爲資格將以杜私門而開公道若在上者推而行之不膠於迹則可以得更練民事習知政體之人布在諸道而俸求躁進資淺望輕者不可得而至矣及其弊也中下之才積日累月歷階而進至於姦利暴著不可掩覆乃遭按治其他庸鄙貪沓之人往往幸免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且取蠹賊布之郡國也其可勸乎本朝舊法改官後兩任關陞通判通判兩任關陞知州知州兩任卽理提刑資序此一定之格也及除授之際則有以知縣資序人隔兩等而作州者所謂權發遣者是也有以通判資序人隔一等爲之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此蓋隔等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誠得才能資格者

俱應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於資格則稍寬於才能則加詳庶幾人法並用民被實惠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畀祠祿或處以參議通判尚有淹滯之歎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輔助理萬幾耳目所及或未能周知天下之才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司猶未盡得人况三百餘州安得刺史皆稱其職此薦舉之法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陸贄所以有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名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論之也今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所識擢以自助者也不助人主求才安所事乎若令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其爲一奏或各爲之三省詳加察焉除朝廷自用外所舉果才也果能也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曰今薦舉之法弊也有請託有奔競烏在其得才能乎曰天子之

於侍從臺諫兩省不薄矣使其不自愛至於容私何所逃罪故臣等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爲之法惟陛下留神採擇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江上事宜疏

虞允文

臣伏惟陛下孝德仁恩遠希堯舜之聖天意順助避殿之詔初下將士無不感泣思奮況臣孤蹤實叨希世非常之遇欲報之心神實臨之方江介多憂陛下宵旰未復常膳臣仰首霄漢之上豈勝憤惋此身如葉恨不糜捐比者采石之戰臣與統制官大破虜軍俘斬既眾遂走完顏亮而盡焚其舟實皆宗社之休陛下威令神算之所及臣不勝幸甚嘗兩具本末奏知必已仰塵睿覽及臣還建康沿江之北百餘里無復一人騎虜之氣索矣臣在采石探知逆亮引兵會于淮東見開河于第二港決艾陵之水通出船筏以窺京口因李顯忠到軍卽與之商量令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而顯忠兼守之輟李捧一全軍又分采石戈船百艘來援京口督府又

留揚存中邵宏淵同力防托庶保萬全蓋臣以諸處探報知虜兵不多於官軍但彼合而我分故強弱之勢遂若相異自虜得兩淮其兵力漸分而糧草乏絕人馬多病死故急急於采石之戰既已大敗又將徼幸於瓜州今我之精兵聚於京口持重以待之一戰而勝逆亮遁歸無疑矣臣每聞士夫之論謂采石渡硎砂夾馬家渡大城壩皆爲可憂臣因親行江上知其說有不然者蓋虜自和州可以出舟於大江者止有一楊林河與采石河相對而已餘皆下流別無河道可與大江相通近李顯忠遣人深入探得楊林河中見今別無虜船又官軍戰艦皆守河口則下流諸渡非所憂也方逆亮住和州窮日夜之力以造船意謂必有大過人者故采石初戰時官軍所用船纔五之二以其二寘上流及天色垂暮虜敗而走又不敢大段追襲者防其戰艦或出於不測今乃止百十小舟殊無籠蓋遮掩如州縣渡口所用者便欲以當官軍戈船臣知伎倆已盡無能爲矣初虜涉淮不旬日直抵大江之北臣詢之將

士質之道路之言皆云劉錡王權未嘗敢與大敵相接逡巡引避  
有一日走數百里者非戰而不勝之罪也以此月八日之戰當諸  
扶傷奪氣之餘而舊將已去新將未至正人情危疑中尙能大破  
賊軍亟走虜酋使建康蕪湖閒民皆奠居者士卒竊倚王人爲重  
得以肆力於一戰也自李顯忠到軍臣與之款知其忠義敢前無  
彼我心往時見士夫憂其反覆以臣觀之能立大功以報陛下者  
必此人也臣願以身保之今淮西之地雖云不守而廬濠等州山  
水寨民兵多存近又漸復無爲軍巢縣一帶已令池州官軍分屯  
守之則裕溪大信口無虜船可入池黃之境可固而采石上下必  
保無虞臣竊料之只得京口一捷則江介之憂可去而兩淮之復  
度可不至甚費兵力矣臣聞千金之子尙不垂堂況於萬乘之尊  
而可履險臣嘗兩次面奏乞車駕且駐臨安亦蒙聖慈采錄其說  
今願陛下特審宸慮少緩六飛之發以須逆亮之奔北而徐圖之  
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憂君之誠惟陛下裁察

上孝宗皇帝疏

范成大

臣聞自古建功業者必有一定之規摹規摹既定則以其力之所  
能及者日夜淬厲以赴之而不可分其力於規摹之外所謂力者  
有三一曰日力寸陰是也二曰國力資用是也三曰人力思慮智  
術之所及者是也世事無窮而三力有限豈可分之於不急之地  
哉臣雖疵賤去國未久固嘗仰窺陛下神謨聖策將大有爲竊計  
復古之心規摹已定然而風俗宴安期會空愷稽古禮文之事太  
繁承平虛費之習未盡日力窮於不急之務國力耗於不急之須  
人力疲於不急之役皆非所以副陛下規摹之所欲爲者非曠然  
大有以損益之恐不免於志勤道遠之歎願陛下與其政之臣自  
治三力專用之於所欲爲之地凡規摹之外一切稍緩俟大欲既  
濟復之未晚昔越句踐未得志也蚤朝晏罷非謀吳之策則不講  
自古能用三力無出其右者故功業卓然此雖陳迹可以驗今臣  
故併以爲陛下獻取進止





